

## 唐代西教之東漸



保。守。之。精。神。與。形。式。之。主。義。相。依。賴。亞。于。印。度。開。導。我。東。方。亞。細。亞。之。文。明。者。我。支。那。也。儒。教。實。適。合。于。我。國。民。我。國。民。遵。奉。為。正。學。為。唯。一。之。教。義。自。數。千。年。前。以。至。于。今。日。支。配。全。國。思。想。毫。不。想。及。于。現。實。世。界。外。眼。球。之。內。甚。至。循。從。古。先。聖。王。所。裁。定。社。會。之。制。度。外。無。有。異。意。然。則。宗。教。之。不。甚。發。達。非。無。因。也。誠。如。所。論。則。凡。欲。宗。教。之。發。達。而。現。世。又。不。圓。滿。不。如。意。必。不。可。也。何。也。欲。實。現。如。意。圓。滿。之。世。界。明。晰。其。根。據。而。其。理。想。的。世。界。于。現。世。終。不。得。見。超。絕。現。世。存。在。于。彼。岸。之。未。來。世。能。達。于。此。則。離。脫。一。切。現。世。之。繫。累。專。念。信。仰。力。之。外。實。與。究。竟。之。理。想。界。無。異。總。論。之。曰。宗。教。之。要。素。存。于。非。現。世。的。者。也。若。支。那。民。族。則。毫。無。非。現。世。的。自。古。至。今。為。絕。對。的。現。世。主。義。

因是遂生宗教不發達之結果。

支那古代之文化濫觴于北方黃河沿岸風物荒寒洪大慨乏天惠河水汎濫質朴無罪之蒼生驚愕恐怖唯以克己不撓之堅忍精神僅制天然而處人事于是自取實際的傾向觀外圍現象之變化鑄成一畏天拜天之想像零碎之神話存于今者不少就中可見其畏懼神人之異狀故宗教的觀念皆出于恐怖心于自然界之中心有祇虔上天冥想絕對無比之神靈管督下土賞罰人民之威力之信雖然其所謂神靈之本體者無邊無限不過爲茫昧空漠之一大影子當見于特點則足證其宗教的觀念尙頗幼稚更繙詩經等古書蒐纂關於宗教之事項不憚勞苦按其真義而闡明之曰「其民族之實際的質性以宗教心爲現實主義之使僕于拜神之間遺却實際之利害畏天威迎合其意務其預卜吉凶禍福支那民族之宗教的思想其萌芽已扶斷去愉悅來世彼岸全羅其跡以至功利求福之現世主義愈發達」人口增殖爲生計困難之根本的大原因故周末諸侯力征之事起其不絕者數百年而新厭世的思想發生老莊初爲南方之思潮更受地理的影響開思想界之一生面專主張消極的快樂

說○然○亦○不○免○執○拘○于○現○世○要○之○從○順○于○大○道○之○自○然○不○過○處○世○全○生○之○言○至○兩○漢○爲○國○民○之○休○養○時○代○歡○喜○于○物○質○的○饒○富○之○中○其○時○人○民○之○迷○信○頗○甚○老○莊○哲○學○之○外○則○道○教○實○支○配○當○時○之○人○心○其○教○亦○頗○淺○薄○毫○無○所○取○其○理○想○之○神○仙○非○精○神○的○爲○實○在○的○信○其○存○在○非○精○神○之○永○存○爲○肉○體○之○永○存○決○非○爲○隔○離○超○脫○現○實○之○物○質○界○者○也○受○老○莊○感○化○之○厭○世○的○思○想○兩○漢○以○後○方○與○國○家○之○紛○亂○及○社○會○之○究○竟○走○于○極○端○入○于○旁○逕○上○則○清○談○下○則○鍊○丹○使○人○渴○于○信○仰○煩○懊○不○堪○佛○教○自○東○漢○之○末○其○消○息○屢○傳○于○史○上○至○其○時○漸○趨○于○盛○行○求○僧○之○高○僧○遠○度○流○沙○經○典○之○翻○譯○盛○于○梁○以○後○蓋○宗○教○者○殆○由○根○柢○而○改○一○國○之○思○想○者○也○

要○之○在○于○支○那○者○儼○然○爲○宗○教○之○創○始○根○本○的○一○樣○之○形○式○則○回○顧○退○嬰○立○于○其○上○之○教○義○原○與○人○心○自○然○之○傾○向○相○背○馳○特○惜○其○沈○淪○于○非○常○不○幸○之○境○遇○救○濟○當○時○之○人○心○無○寸○功○以○故○外○教○再○乘○此○機○會○得○輸○達○逞○其○勢○力○常○得○多○少○之○歸○依○佛○教○已○然○祇○教○亦○然○摩○尼○教○亦○然○耶○穌○教○亦○然○回○教○亦○然○蓋○此○等○諸○宗○教○逕○庭○于○相○互○之○間○皆○備○確○切○之○形○體○非○若○道○教○之○淺○薄○也○而○諸○宗○教○之○來○實○在○于○六○朝○之○間○愈○盛○于○唐○代○下括符內凡有P.C.二字

宗教

四

爲 Anno Domini 即 After the year of our Lord  
譯其意曰耶穌降生以後。即西歷也。著者附志

佛教之傳來今不贅。他諸教除回回教外皆由西方波斯而來。耶穌教遠自大秦而來。今先就支那與歐洲之交通而略述之。

漢武帝以英邁之資。內雖極豪華。外則經略四方。遣張騫遠探西域。然防阻邊夷之志。終不得達。降至東漢和帝之世。始知西方有羅馬。永元九年。(97 A.D.) 西域都護使班超遣其將甘英往大秦。欲通之行。至條支。將涉海。未果。條支即小亞細亞。大秦即羅馬也。而彼國亦已知東方有支那帝國。當是時羅馬與卡司達司起。統治國內。以兵力平定四隣。遂建設一大帝國。文華日進。通商貿易之道。開與東洋諸國相交通。至桓帝延熹九年。(166 A.D.) 其帝安特尼亞士遣使通好於支那。故後漢書云。

桓帝延熹九年。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得通。

耶穌基督之生。在于東漢之初。得勢于羅馬。共漸傳播于四方。其初虐待其信徒。故多自故國逃亡。西自大西洋。東至印度地方。離散于各地。又迅速其教之弘布。雖然當時果入于支那耶否耶。無真考據。固不可得而知。惟支那與大秦之交通。其後不杜絕。亦

第頻繁三國之時。吳孫權召大秦國之賈人之來支那者。問其風土習俗。晉書大秦傳云。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彼我之交通。既知則耶穌教之消息亦宜知之。但散佚之史料。吾不屑聞。

初羅馬之東都有教主。內司安利亞司者。唱道新義。爲衆僧所詰責。遠謫而死。其徒堅守師說。竟成內司安利亞之一派。其教派東漸入于波斯。多信奉之。至波斯王夫哀洛基士。遂定爲國教。置教主于塞爾其亞。敷化東方。其入支那也。關於前後之事項。支那毫無材料之資。不得求之于歐西。則委利耶摩孫氏所著中國總論。記錄頗簡明。能得其要領。曰。支那最始之耶穌教傳道之消息。相傳在七世紀。歸于內司安利亞派之功。續此碑實難憑據。且關於東方帝國教寺之記錄。如花布利亞士之考覈。本支離之。意雖無甚價值。然讚美之歌聲。在支那印度之域內湧出時期。使徒時代之後。多歷年所。庶幾不可不斷定。若夫以聖安馬斯全爲拓開首功之傳說。爲馬拉利亞教徒之開流布。在于教書類纂中。其不足信。固不俟辨也。惟莫斯哈摩之所論。一耶穌教者。其

## 宗教

## 六

布于支那蒙古之時。尙矣。決非爲安馬斯之力。而依古者之傳道師。輸達于支那之左。證學者之所拾蒐。亦頗多。固可信也。阿爾洛比亞士 (300 A. D.) 者。于印度波斯支那。就布教之布畫。有所語。降至西歷五百五十年。始齋蠶卵。歸于君士。但丁云。內司安利安派之一。耶僧嘗長在支那。然此必因布教。赴于其地。非爲破天荒之談。當時耶穌教傳道之成功。範圍只任推測。雖然。在暗黑古昔之悠遠歲月之中。屢爲光輝之閃射。其根源頗赫灼。內司安利安派之初入于支那時。期亦可確然測算。而在五百五年下也。明矣。何則。哀比塞沙士。索比安。西斯之所謂。卡索利耶士。沙利巴。札基亞者。創設支那及沙馬爾干德之兩教區。傳于亞基烏士。希拉士。兩僧。而希拉士。自五百五年至五百二十年。爲內司安利安派之教長。亞基烏士。于四百十五年。爲塞利。由其亞之大僧。正凡關於支那教區之事項。阿摩羅之印行。散見于希拉士之宗教文書中。着手之次序。在印度之後。

所謂五百五年者。梁武帝天監四年也。而耶穌教經波斯傳來。又明矣。波斯自古有索羅亞士帖利芝摩之一教。以敬火表天神。一名曰拜火教。當時其國耶穌教與此教並

行。今據魏書可見西僧之至極衆。內司安利安派之僧與波斯火教之穆護多少混入其中。各布教。雖爲推測。然似不謬。而前說愈確定。且兩教略同時。自同處傳來。後世則混同。亦頗有因也。

耶穌教隱隱浸染于東方支那帝國之地。固然也。然公然入來。實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A.D.）前所述之內司安利安一派大秦之僧阿羅本（Alopen）特經像詣長安獻于闕下。以此爲嚆矢。阿羅本之入京也。太宗特遣宰臣房玄齡總仗于西郊以賓客之禮遇之。于內殿翻譯經。自問之。受其教。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曰。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筌忘。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命有司于京之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景教之僧二十一人。其所以以景教名者。景碑中有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章景教。」之義。又命有司轉模帝之寫真于寺壁。

至高宗之時。置各景寺于諸州。仍尊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厚遇景僧。次第推廣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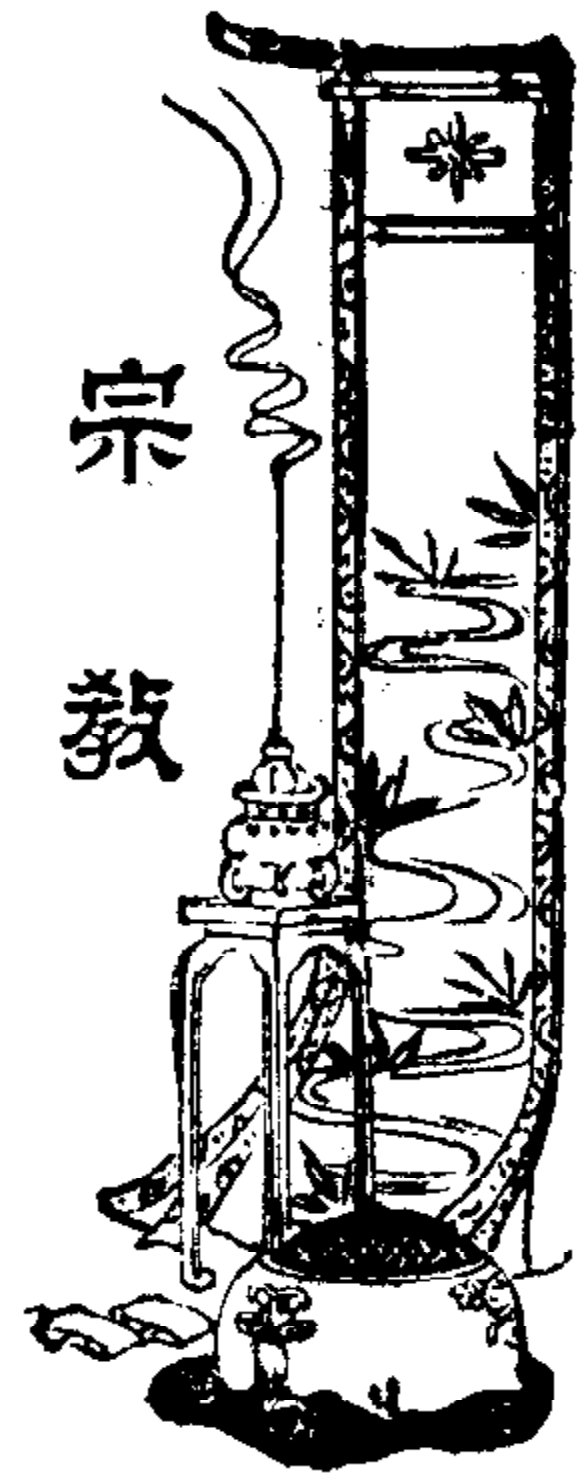
宗教

中武后聖歷年中與佛教徒不相容生多少之騷擾自僧首羅含(Nolani)及大德及烈(Kiech)之盡瘁全賴廢幸維持絕紐降及立宗最獎勵之寧國等五王親臨于大秦寺立壇場暫撓法棟再崇之時復正傾之道石天寶之初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自高祖至睿宗)之寫真安置寺中賜絹百疋同三載大秦之僧佶和(Kiech)自遠而來詔羅含普論(Palim)等十七人共于興慶宮修功德其寺院又賜御筆之額肅宗于靈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代宗又因耶穌降誕之辰賜天香分御饌以表彰之德宗時事蹟雖無可見然常尊崇保護不怠歷代之帝王尊信不淺上既爲之倡而下益趨向之羣臣之中亦有奉之者如汾陽王郭子儀是也

(未完)







宗教

# 唐代西教之東漸

(續第五  
十五號)

定 一

以上所記。則耶僧皆由大秦而來。大秦果爲何處。是亟須考察者也。蓋大秦者。汎稱羅馬及其帝國之版圖。此處所稱者亦然。但與西利亞之地相當也。唐書西域傳云。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渾散城。東南接波斯。

明史云。

拂菻。即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于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十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傳。

唐代西教之東漸

及萬事萬物無不詳悉。謂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中有多少矛盾之處。兩兩相對而觀。則大秦一名西利亞。蓋西利亞被羅馬滅後。併其地呼爲大秦。而支那人常乏外邦之智識。多少混同不能明晰。景教碑中記大秦之風土曰。

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濶。文物昌明。

據其記事。愈知其爲西利亞。况同碑之西利亞文字。確然不動。爲一好證。左也。傳道于支那之耶僧者。皆爲西利亞之人。抑耶教之傳道。在尼克亞會議之後。更進其步。武盛行于波斯。印度。然則耶僧經波斯而來也。無疑。是至便之通路也。又有由印度來者。如伊斯(H-SZ)是也。故景教碑曰。

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于丹庭。及策名于王帳。

王舍之城在拉基耶格利哈印度干及士河之一市也。伊斯與郭子儀結托大盡力布教景教碑中稱之爲大施主受官爵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其來也肅宗之初年安史之亂未平之時子儀總戎朔方肅宗命從之軍旅之間無耳目之功受祿賜不積家而修寺院廣法堂又大爲慈善的事業。

故景教日益盛行至德宗建中二年(781 A.D.)與大秦寺之僧景淨相謀建立景教流行碑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前面上部鏤刻十字架形其下有三列九個之彫字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雄勁長篇之碑文總共一千七百八十字今概括其文意則

- (一) 總叙略說耶穌教義以比喻的拔粹表顯深意
  - (二) 詳記自阿羅本至伊斯和景僧之渡來帝室之尊信之事
  - (三) 以八字對句重修前章之總意
- 碑面之左右及下部用西利亞文字附刻當時從事于布教景僧之名。

## 宗教

其碑建立之後未幾。因戰亂埋沒地中。經千百二十餘年。至明之崇禎年間。于唐之舊都陝西省長安府崇仁寺之域內。而發掘實爲關於東方耶教傳道最古之遺物。惟刻字之摩滅風化。沒意難解讀之苦。不知其真意。雖有基耶爾士里格氏之考證。插入不過易知其大體而已。凡支那書籍自新舊兩唐書以下。至于雜史小說。絕無有關於景教一事項。賴此碑存。始得知唐代景教之狀況。余前所述仍不外是。碑文或疑此碑銘。文格似不在于唐代。却爲後世之僞物。然帕烏希亞氏銳意研究。自反譯之。施註釋。刊行景教碑銘確證一書。然則斷非爲僞書之論證也。

余既叙記耶穌教傳來之大畧。今進述混同之祔教及同時或行于地方之摩尼教。而附說回回教祆教者。即索羅亞士帖利芝摩其傳來最古。諸說不一定。大抵在晉時。杜預修成春秋釋例。其滅吳自江陵還襄陽之時。在晉武帝太康元年。春秋僖公傳有云。

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其注曰。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祆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

用祭。

姚寬之西溪叢語云。

此即火祆之神。其來蓋久。

紀曉嵐之四庫全書提要引明之既行于晉世而又附記或在石勒之時建祆祠然案左傳次睢之社之註諸本或作妖或作祆無判然作祆者陸德明之音義載其音然則祆非異字也又云在石勒之時其說無確證漠然不可捕捉若謂無祆則遠在春秋之時已有祆教之傳來寧可值噴飯耳余輩今傳零碎之吾支那神話可想見吾支那民族畏其高壯雄大愛其天然而知其感化殘忍刻薄之外圍之彰著况犧牲人而獻神祇有西門豹之逸話以證之者也且夫祆教之爲物也必主拜火必犧牲人余愈知其然矣祆字之解明梁顧野王之玉篇呵憐切註爲祆神後徐鉉亦增入說文然則謂在晉世不可信也北齊後主好褻鬼神以躬自事胡天後周招徠西域亦有拜胡天之制其儀遵胡俗皆爲祆神至唐朝遂益漸盛行矣四庫全書提要引宋敏求之東京記云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謂祆畢國有火祆社。

是爲祆教。即拜火教之證也。又在唐代唐之職官有祆正。杜氏通典註云。

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教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

又西溪叢語曰。

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阿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更可傳一消息。黑莊漫錄曰。

東京城北有祆廟。音呼煙切。孟元老亦載右掖門祆廟。

是爲有祆寺。至宋代始存之證也。祆較景教傳來又久。根株故堅。豈其然乎。而祆教景教之寺皆有波斯大秦之稱。皆由波斯傳來。但波斯與大秦劃然有區別。即此可見。當時二教已混同矣。祆教之正祝等皆充以胡人。及平西域。祠部歲二次祀磧西諸州。火祆之規定。而唐民自禁祈祭。若景教則歷代帝王崇奉不措。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摩尼教者。實自耶穌教而出之一外道也。波斯人有馬尼者。自稱受神命。紹續基督之。

業混耶。穌教與其國固有之拜火教，又雜以佛教而爲一種之調和的教義。或言馬尼嘗避難來印度，及支那事固不詳。然武后時，其僧持二宗經入唐，其徒不娶嫁，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是爲馬尼之戒法。開元十二年，有敕因摩尼法假冒佛教邪見，惑衆嚴加禁斷。唯西胡等自行其法，不科罪回紇原崇此教，肅宗借其援，戡定安史亂之後，其徒多入內地。代宗命其徒在京建摩尼寺，賜額曰大雲光明。回紇請于荆揚洪越諸州同置大雲光明寺。憲宗時亦新創摩尼寺，于是西國之宗教入于支那者，凡三種。時人目之爲三夷寺。以上諸外教之傳於支那也。景教特得帝室之崇奉，國民一般雖迫于信仰之飢渴，然實由于好奇之念慮。當時佛教達其盛行之絕頂，高僧輩出，諸外教入日猶淺，未研究其教義，布教之方法不完全，遂不能與相敵。國民間之勢力亦微。諸外教之廢絕，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微矣。實賴有武宗之排佛，武宗頗好神仙惡僧尼之耗蠹天下，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之招提，蘭若四百餘區，又敕止上都、東都各二寺，置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良田數千萬頃，沒奴婢十五萬人，以寺材葺公廨驛舍，以銅像鐘磬鑄錢，排斥打擊，不獨佛教，且

宗教

八

及于當時漸行之諸外教廢罷大秦摩尼兩寺京城之女摩尼十人皆死回紇流于諸道大半死亡景祚兩教之信二千餘人皆放還俗支那遂一時為無宗教之國矣近來雖有儒釋道之名然自偽儒偽僧偽道出只可謂為無教痛哉

然而人心之趨向政令不可禁遏後僅三年武宗崩憲宗立大中元年佛教再被標舉復廢寺再盛行但諸外教不重視雖再興之仍任其廢絕摩尼教不在內萌芽未發皆早枯死故唐史氏未記而久已遺忘矣

回教教祖謨哈麥德之生在隋之世高宗之頃亞刺比亞人擊併波斯疆土日廣東接葱嶺唐呼為大食國大食屢與唐交通時或由磧路多由海程而來其民善賈唐因以廣杭諸州為互市場于是回教亦往往入唐然唯于以上二州僅行于南陬至于京師排佛之時幸遭打擊之厄而僻地政令寬諸外教徒之殘留或遷移寄居僖宗乾符四年流賊陷杭州亞刺比亞之商阿布沙德著東洋記行叙實視杭州埠頭激浦屠掠之事回回耶穌猶太波斯諸教徒死者十二萬人又以西人之多集其地尙可見外教之盛後及亞刺比亞之衰交通杜絕次有支那五代之亂方南有外教之藥苗未幾又消



去于幽昧之中支那內地雖景教廢滅蒙古地方猶久行排佛之前一年教長基莫西派遣沙布甲爾基沙士于蒙古及支那在其地多年以達利基士瓜代遂歸中道而死因此事即可知蒙古地方多少景教之散布降及十三世紀有名之旅行家馬爾可坡羅之手抄內司安利安派之僧有多數在蒙古地方且極尊信其後諸派之耶穌教傳道師入其地從事于布教者不引然于支那內地亦有些少之影響云

歐洲近世史之劈頭新世界發見殖民政畧盛行世人既探知東洋航路歐人之來航東洋者益多意大利葡萄牙和蘭等明代之中頃已與支那交通神宗萬歷九年（1582）

羅馬人利瑪竇初來朝布教王豐肅熊三拔龍韋民畢方濟艾儒略（以上意

大利人）鄧玉函（德意志人）龐迪我（西班牙人）陽瑪諾（葡萄牙人）溥迅際高一志利類志安文思（以上生國不詳）等輩相踵而來弘布天主教明朝之帝室亦如唐代表多少之好意毫不禁遏及清朝聖祖世祖又重之群臣中因耶教惑衆以唐代之景教與祆教混同而排斥之念慮頗熾紀曉嵐四庫全書提要凡論西學之條下不遺餘力而毀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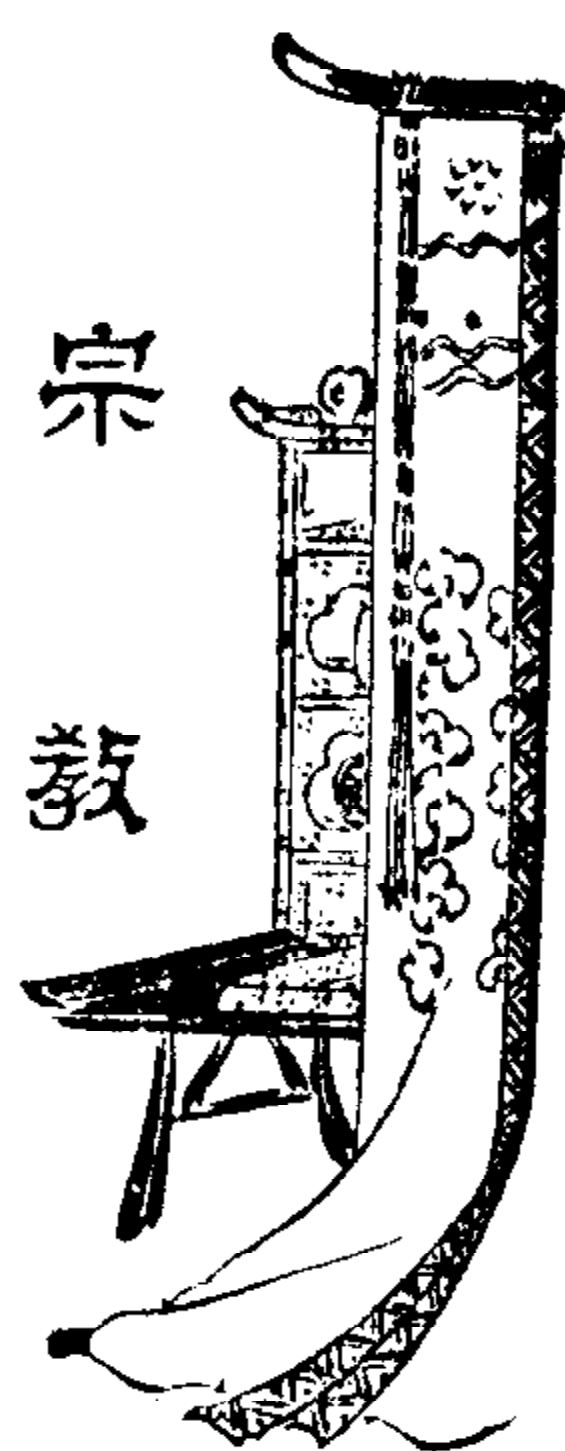
## 宗教

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託爲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人援古事。以扶其源流。遂使蔓衍于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即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綜而論之。唐代西教之東漸。大抵前後分四種。一曰景教。耶穌之一派。內司安。利安所創。後爲波斯人所遵。信一曰祆教。火教也。波斯國教。僧侶亞斯大所創。一曰摩尼教。漢獻帝時。波斯人馬尼所創。原本佛教。參酌佛敎與耶穌。問一曰回教。又曰天方教。即謨哈麥德教。以回紇所崇奉故名。

定一曰宗教者。範圍一切之人心。而納之道德之途者也。善哉斯言。吾國宗教。本與政治。上無密切之關係。故歷史上無僧侶專權之禍。而有宦官專權之禍。然而今之吃洋教之下等社會。勢力極大。官吏畏之若虎。豈非僧侶之萌芽乎。悲夫。

(完)



宗 教

#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一)

觀 雲

飲冰室主人著余之生死觀述佛教無我轉輪迴之義計閱者之稍能思索者必橫一困難之疑問無他即無我果將以何者轉輪迴也此一困難之疑問非獨為今人所必有於佛教史上辨論無我之事密理繁辭不可勝述而自釋迦滅度而後無我論之變遷亦已不知經過若何之階級矣茲揭其畧而陳之。

解釋此一問題匪特有關於佛教之事已也於現在之哲學心理學可資此理以互相發明者甚多進而言之則吾人之何以為人而人生之一大問題亦有待於此一疑問之解決而解決夫以具如此高玄精深之理斷非愚陋若余之所能剖答且余固不足道即極今時全地球第一學者欲剖答此理而能予人以滿足殆非所能望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也。不過其所言。各有淺深之不同而已。此誠所謂惟佛能知之境。而亦當歸於今時。斯賓塞爾哲學所謂不可知之域者也。雖然此一問題關繫既若是之鉅大。則一知半解亦不可不試其窺測。茲亦有取乎是而為之也。

佛。教。有。三。法。印。為。判。定。是。佛。說。非。佛。真。偽。之。一。標。準。而。佛。教。根。本。之。三。大。原。理。亦。在。此。三。法。印。者。何。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也。（智度論卷二十二佛法印有三種一者一切有為法念念生滅皆無常二者一切無我三者寂滅涅槃）此三法印雖後來諸家亦解釋互異。然要不敢離此三法印。否則必輾轉自附於三法印。蓋合此三法印者為佛說。違此三法印者為外道說。（法華玄義卷八印之即是佛說修之得道無三法印即是魔說）而無我實為一法印之一故。凡屬佛教必主無我。蓋立無我者為佛教。立有我者非佛教也。此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屬有為法涅槃寂靜屬無為法

附識 按法印實為宗教家所不可少。如同一儒教謂之主君主可謂之主民主亦可若是雖同出一教而其說竟可至大相反而不同。余嘗欲為孔教立界說數條。使言孔教者稍有規則。而不至立說之過出紛歧。今略言其一。曰盡人合天天理即在

人。心。蓋。孔。教。於。佛。教。中。屬。諸。法。實。相。論。即。以。現。象。為。即。本。體。者。故。以。人。為。天。地。之。心。天。之。道。即。在。人。之。心。中。能。盡。人。之。道。即。合。乎。天。之。理。於。人。之。外。實。無。所。謂。天。打。天。人。為。一。丸。蓋。實。天。人。至。圓。無。礙。之。說。也。故。言。言。說。人。實。不。啻。言。言。說。天。如。是。故。言。性。命。道。本。於。性。性。本。於。天。又。性。情。德。禮。樂。禮。樂。法。天。地。禮。者。天。之。節。文。祭。祀。有。鬼。祭。祀。者。人。之。所。以。通。天。報。本。而。受。福。也。符。徵。亦。云。感。應。蓋。孔。子。言。盡。人。合。天。然。則。人。事。之。盡。不。盡。於。何。取。憑。證。乎。曰。證。於。天。天。示。以。倫。常。天。尊。地。卑。自。成。等。級。故。人。之。說。皆。可。通。然。自。近。時。讀。書。者。不。知。此。義。以。為。孔。子。專。言。人。不。言。天。遂。以。為。孔。子。非。宗。教。而。或。以。為。政。治。家。或。以。為。倫。理。家。或。以。為。哲。學。家。哲。學。家。亦。言。天。然。哲。學。家。之。言。天。也。辨。證。的。歸。納。的。宗。教。家。之。言。天。也。直。覺。的。演。釋。的。其。性。質。殊。異。孔。子。言。天。之。性。質。皆。屬。宗。教。家。非。哲。學。家。此。事。余。別。詳。論。之。要。之。皆。若。盲。人。摸。象。或。得。象。之。一。牙。以。為。象。如。是。或。得。象。之。一。足。以。為。象。如。是。而。實。未。見。全。象。即。對。於。孔。教。不。知。其。全。體。組。織。之。教。理。也。余。雖。不。主。孔。子。之。天。人。合。一。論。者。余。於。佛。教。主。法。相。但。通。會。孔。子。之。言。實。為。天。人。合。一。論。無。疑。不。如。是。而。判。孔。教。必。犯。攝。孔。教。不。盡。之。弊。

如謂孔子不言天則孔教中言天地鬼神必起二種之間難一曖昧而無解釋一有若贅旒而無意味然通觀孔子全體則二種之間難皆釋蓋人事皆以天為本故言天非同贅旒而無意味人心即天理故能知人事即知天道不必更下天之解釋也此實孔子之理想完密處不知此則全抹煞孔子見地孔子固不若是淺也

其為判教之所不許明矣但此理深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四

## 宗 教

## 四

長。玆但附論其槩略。固不能盡也。當俟別爲書耳。

然試進而攷之。釋迦之必立無我說者。其原因。果何由而起乎。則反對數論派（即僧法派）立神我之說。是也。當釋迦之出家求道也。欲究宇宙之真相。人生之本原。歷訪印度有道之士。求聞其說。其時所訪者三人。曰跋迦婆。曰阿羅邏迦蘭。曰鬱陀羅羅摩。最首訪者爲跋迦婆。然跋迦婆者。屬婆羅門教中之一派。不過以苦行之法。求得脫離世間而生天上。其教理至淺。釋迦身至其處。見其徒之苦行。及聞其所說。知不足以成道。遂棄之而去。

附識 按佛教中之最小者爲人天教。人天教者。亦猶跋迦婆之徒。求出人間而得昇天之樂者也。此蓋佛爲初心人說法。所謂方便說。非真實了義說也。其教旨出於提謂經。提謂經者。佛成道之後。有提謂等五百商人。供佛妙蜜。佛爲彼等說五戒十善因果之法。蓋不過勸之去惡爲善而已。非與之說真實之教理也。提謂經今逸不傳。或謂僞經。又無量壽經中有五惡段。亦當屬此。此方便說。雖非佛教之究竟義。然實不可無此。蓋人類高下。萬有不同。若欲教義普及。萬不能不因類立教。佛教教理。

至爲玄深。雖學者亦難領解。何能期之。一般衆人乎。若佛教無方便說。則佛教之絕滅久矣。由是言之。佛教玄深之理。實賴有粗淺近俗之理。保其生命也。儒教以不立方便說。故僅能行於士君子之間。而力之及於下等社會者。蓋寡。此誠儒教之缺點。所以不及佛教之能普及焉。惟或誤認佛教之方便說爲真實說。或且因此而議佛教教理之淺陋。則非能深知佛教者矣。余謂今日日報旬報之立言。亦不可不知此義。但其事甚難。能爲下等人說法之人。其言或多誤於正理而不合。能爲上等人說法之人。則其言或不能行於下等人之間。此誠立言者之各有所偏。而無可如何也。

而至尼連河邊。訪阿羅邏迦蘭。阿羅邏迦蘭爲數論派之一大師。名動五天。有徒參百。其學理之高深。遠非跋迦婆之所能及。蓋印度於未有佛教之先。其哲理殆無出數論之右者。釋迦事阿羅邏迦蘭頗久。習聞其說。故佛教之教理。多出自數論派。否則即可謂爲數論派之改良而進步者。蓋數論派實佛教之先河。而阿羅邏迦蘭實亦當謂之釋迦之師也。雖然。其達終點之一教理。究不能合釋迦之意。歎焉以爲未足。復往而訪

宗教

六

鬱陀羅羅摩。鬱陀羅羅摩。有徒七百。然亦屬數論派之學。其所說殆與阿羅羅迦無甚大異。釋迦以為終不能得道。乃去而獨學自悟。苦行六年。究澈種種之理法。於畢波羅樹下。

即菩提樹。玄奘曰。昔佛在世。高數百丈。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

一日豁然終得大道。

按此為學問必然之階級。無論何種學問。始必聞人。終必自悟。不經此二階級。其所得之學。可貴者殆鮮矣。

故佛教雖多出於數論派。而固自有主義。所以卒與數論派異。而能高出數論派之上也。然則佛教與數論派。其相異之點。究何在。則我與無我。其最大也。抑欲知數論派之立。我先不可不畧攷數論派之教義。數論派蓋立自性與神我為宇宙萬有之原理。其自性類今之所謂物質。其神我類今之所謂性靈。蓋即屬心物兩元論之哲學者。自神我與自性和合。而後有細身。有麤身。有三德。於是。有變異。差別。生老病死之事。由是而起。此數論派言世界發展之大略也。

按數論謂人先有細身。而後有麤身。細身者。數論謂之微細生。麤身者。數論謂之父。



母。生。要。之。細。身。者。先。天。存。在。而。麤。身。者。血。肉。之。軀。也。細。身。其。體。微。眇。人。目。所。不。能。見。山。川。土。石。亦。無。所。礙。麤。身。有。時。死。滅。如。人。死。則。血。肉。等。腐。壞。消。散。是。也。至。細。身。則。不。能。死。滅。一。麤。身。退。沒。細。身。復。能。輪。轉。成。他。麤。身。即。能。轉。輪。迴。之。主。體。也。今。略。採。數。論。哲。學。之。金。七。十。論。如。下。微。細。父。母。生。大。異。三。差。別。三。中。細。常。住。餘。別。有。退。生。又。云。外。曰。是。三。差。別。幾。常。無。常。耶。答。曰。五。唯。所。現。微。細。差。別。能。生。初。身。是。常。住。若。麤。身。退。沒。時。細。身。若。與。法。相。應。若。與。非。法。相。應。則。受。四。生。按。數。論。有。偈。言。云。因。善。法。向。上。因。非。法。向。下。因。智。厭。解。脫。翻。此。則。繫。縛。善。法。向。上。即。生。天。生。人。之。四。生。是。也。非。法。向。下。即。墮。畜。道。之。四。生。等。是。也。智。厭。解。脫。則。神。我。能。解。脫。自。性。永。離。輪。迴。之。苦。翻。此。則。向。上。向。下。仍。不。免。繫。縛。而。有。生。死。之。事。矣。又。云。麤。身。父。母。所。生。或。鳥。噉。食。或。復。爛。壞。或。火。所。燒。痴。者。細。身。輪。轉。生。死。又。云。昔。時。自。性。者。迴。轉。生。世。間。細。身。最。初。生。從。自。性。生。覺。從。覺。生。我。慢。從。我。慢。生。五。唯。此。七。名。細。身。細。身。相。何。如。如。梵。天。形。容。能。受。諸。塵。又。云。細。身。山。石。壁。等。所。不。能。碍。以。微。細。故。又。不。變。易。此。細。身。之。義。近。於。靈。魂。又。近。中。陰。而。亦。微。有。不。同。中。陰。亦。名。中。有。佛。教。以。死。有。之。後。生。有。之。前。名。中。有。以。中。國。所。有。之。義。言。之。所。謂。鬼。者。近。是。以。細。身。為。中。陰。今。據。校。注。金。七。十。論。有。云。金。七。十。論。備。致。會。本。畧。同。微。細。身。是。似。中。陰。俱。會。論。八。曰。於。死。有。後。在。生。有。前。即。彼。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七

## 宗教

八

中間。有自体起。爲至生處。故起此身。二趣中間。故名中有同。九曰。中有身極微細。又曰。此中有身。若有修得極淨天眼。亦能得見。諸生得眼。皆不能觀。以極細故。智度論十二曰。今世身滅。受中陰身。此無前後。滅時即生。乃至汝言細身。即此中陰云云。三德。一薩埵。以喜爲體。有開發之功用。或亦爲勇。一羅闍。以憂爲體。或亦爲塵。一多磨。以闇爲體。或亦爲癡。故或作喜憂闇。或作勇塵闇。或作貪瞋癡。餘尙多不及陳略。如分人之氣質。有多血質。粘液質等。四種相似。蓋三德分配於人。各有多寡之不同。故人性之智愚亦不同。如得喜多者。其人敏慧。得闇多者。其人愚鈍。是也。然則解脫之道。若何。夫數論之立神我也。蓋以神我爲清淨無垢之物。一切罪惡皆自性之所造。一切煩惱皆自性之所招。即神我爲本覺的自性。爲不覺的神我。爲良知的自性。爲盲進的神我。爲純粹的自性。爲混濁的。而人人無不有一神我。在猶寶大乘所謂一切衆生。無不具有佛性。迷則爲衆生。覺則爲佛。故神我一旦自悟。厭棄自性。猶鳥之脫離樊籠而去。則神我便得入於涅槃寂靜。自在於所行讚述其義云。野鳥離樊籠。遠離於境界。解脫亦復然。是即數論派言解脫之大略也。

附識 於哲學中有區別性靈軀體而主尊性靈說者。據其所言之大略。以爲吾人。人類。蓋判然合二物而成。其一爲有形者。即軀體是也。其一爲無形者。即性靈是也。所謂性靈有二箇之機能。即知與行是也。性靈之具有此知行之機能也。猶軀體之具有長廣厚之質也。夫均是吾人之行爲。有出於高尚者。有出於卑污者。是何由而然乎。蓋吾人之遇事物也。其所用之思念。所下之判斷。有全本於吾人之性靈者。則其發爲行爲也。至純至潔。無稍偏私。即所謂高尚之行爲也。反之而爲軀體所使。則其發爲行爲也。無不含有私慾者存。即所謂卑污之行爲也。蓋吾人之五官百體。與吾人之性靈。其性質實兩相異。非獨相異。又實相反。於是乎吾人之遇事物也。性靈方欲下其命令。而指揮吾人之五官百體。以從而吾人之五官百體。忽爲外物所誘。而逼我之性靈。使誤其方向。是時也。吾人胸中公私之二念。交闢。或者公念之獲捷。或者私念之致勝。而君子小人。以分。又主此派之學說者。以爲吾人之性靈。本具無限之智識。故求知識於性靈。明淨澄澈。不留障翳。若知識由五官百體所得者。不免晦昧駁雜。云云。此派學說。遠自希臘之梭格拉底。柏拉圖。至近世之笛卡兒。其義益臻。

宗教

完密若我中國則遠自孟子至王陽明而發為良知說義亦大略相同與數論之立  
 神我均以爲吾人心中自有無上可貴妙明純潔之物在悟即悟此而已修即修此  
 而已蓋東西人之思想一也

此派學說須與他派學說比較方能判斷非茲題限不及陳

(未完)



十



宗 教

#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二) (續第六十六號)

觀 雲

然試進而攷之。數論之立神。我果以何為證而立我乎。則數論曾立五因以證之。於金七十論有云。云何知有我。為顯我有而說如是偈。

聚集為他故。異三德依故。食者獨離故。五因立我有。

聚集為他故者。本論云世間一切聚集。並是為他。譬如牀席等聚集。非為自用。必皆為人設。有他能受用。為此故聚集。屋等亦如是。大等亦如是。五大聚名身。是身非自為。決定知為他。他者即是我。故知我實有。異三德故者。三德是自性家德。非實我德依故者。本論云。若人依此身。身則有作用。若無人依者。身則不能作。食故者。本論云。如世間中。見六味飲食。知有別能食。如是見大等所食。必知應有別能食者。獨離故者。若惟有身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 宗教

## 二

惟有自性之身而無神我。聖人所說解脫方便即無所用。故知離身別自有我。此一聚集爲他。二異三德。三依四食。五獨離者數論所以立我之證也。而其所以必立我者蓋印度各家之學其終點無不在求解脫。數論以爲若無我則所爲解脫者不免以無意味終。蓋既無我矣則所謂解脫者誰耶。雖然此俗身之我必非能解脫而永存者。欲解脫而永存不能不有一神我。故神我者數論學說建立之一大基礎也。於近世哲學之中亦有以立我爲基礎者。蓋凡一學說必先有一基礎。若基礎動搖則學說全體概不能以成立。故凡學者立說必先立一確實不拔之基礎。以爲建設學說之定點。無論其基礎或終不免有動搖之時。然立說者必於此基礎之地積幾多之研究。覺於其中已有顛仆不破之理在。而後全體之學說乃依此以展布焉。所謂以立我爲基礎者則近世一大哲學之開祖笛卡兒是也。笛卡兒以爲吾人於萬有無不可疑而獨不容疑我。何則我即可疑而所疑者即我也。此即有名之所謂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學說之出立點焉。與夫數論派之立神我其思想所到達之地一也。

一切皆疑而獨承認自我於中世哲學  
 阿骨吉來斯者又笛卡兒之先河也

又試進而攷之。數論之立神我其爲普遍性乎抑爲各箇性乎。於金七十論有云。

曰。我者何相。多身共一我。身身各一我。若言云何有此疑。諸師執相違故。有說一我者。遍滿一切身。如貫珠繩。珠多繩一。一我亦如是。有餘師說。身身各有我。是故我生疑。答曰。我多隨身各有我。云何知如是。以偈釋曰。

生死根別故。作事不共故。三德別異故。各我義成立。

生死根別故者。若我是一。一人生時。則一切皆生。若一人死時。一切人皆死。以無是義故。故知我不一。復次諸根異故者。若人我一者。一人聽時。一切悉應聾。盲及喑啞諸疾。病等。竝皆一時。無如是義。故知我多。此下脫二句釋復次三德別異故者。若人我一時。三

德應無異。一人喜樂。一切同喜樂。若癡亦如是。汝說我一。是義不然。知我有多。觀此而

吾人得一。問曰。數論學派之開始也。

數論派之開祖迦毘羅亦作劫比羅其人鬚髮黃色並黃赤故號為黃赤色仙人釋迦所生之迦毘羅城即為迦毘羅講學之地

地以此得名但立神我而尚未定神我之果為普遍體與各箇體故外人。上云外曰即外人來問之言猶論語之或

持以相質謂諸師執相違故有云一我有云多我云云其所謂諸師者非即講數論學派之學者乎有云一我有云多我非解釋神我之性質有普遍各箇之兩說乎然自金七十論之著者。唯識論述記昔有外道入東印度金耳國擊王論鼓求僧論議因諍世界初有後無謗僧不如吾道遂造七十行頌申數論宗王意別彼以金賜之外道欲彰已令譽遂以所

宗教

四

造名金七十論按金七十論以爲自在黑作如是數論系統第一迦毘羅仙人  
 第二阿修利第三般尸訶第四揭伽第五優樓佉第六跋婆利第七自在黑云  
 遂定爲多我之說而吾人取此以與佛教史相比較則釋迦實否認數論派之立神我而後世所謂實大乘之  
 佛○教○又小乘有立離蘊之我即清淨之我者同此實承認數論派之立神我但以佛教有無我之法印不以神  
 我爲各箇性而以爲普遍性已耳

按大乘非佛說攷之佛教史自明故於今後之佛教有兩大問題其一大乘之說果  
 可認爲佛教乎抑爲佛教中之外道乎其二大乘之說果高於釋迦之說乎抑釋迦  
 之說高於大乘之說乎此兩問題中後之一問題尤重蓋後之一問題定而先之一  
 問題亦可得而解決也

雖然若遽謂釋迦立無我論數論立有我論此又易生謬誤者也何則所謂軀體之我  
 嗜慾之我非特釋迦以爲煩惱之根苦集之本終不能爲清淨自在之物而欲解而去  
 之即數論亦然故從此點以觀釋迦言無我數論亦言無我兩者實皆持無我論者也  
 於金七十論有頌云 筋骨爲繩柱 血肉爲泥塗 不淨一無常 二苦 三當我離此合汝  
 捨法非法 虛實亦應捨 捨有亦應捨 清淨獨自存 余解此頌以爲是欲解脫其羸身并



解脫其細身。按捨有注家謂能捨之心厭離觀智亦捨不留余解以為捨其羸身尚有細身故謂捨有此細身亦捨去而後神我乃得清淨自存未知當否欲就止於今世學者蓋羸身易解如骨血等物死後即離而細身難解常與神我相纏綿能聚集自性所有之物復為羸身故必解脫細身而後神我乃能清淨而獨立而欲解脫細身必先離羸身細身所共造之業故有法非法等之捨也是則與佛教所謂斷煩惱障斷所知障其言甚近是則釋迦與數論之所爭者祇在欲求解脫存一我自神我與無神我耳即有一神我之心存則已有一我見之執着有一我見之執着則是欲求解脫而終不能解脫也當釋迦之問道於阿羅邏迦蘭也阿羅邏迦蘭本數論之學為述宇宙開發衆生成就之理而終告以欲脫生滅之苦而求解脫當修四禪定脫離種種之相而達非想非非想處釋迦聞而思之以為非想非非想處尙有我乎否乎若無我者不得云有非想非非想之所若有我者我有知乎無知乎若我無知便同木石若我有知有知則有攀援有攀援復有染着是豈得謂永除生死之本乎於本行集經云如尊前說我已捨我既自稱言我已捨我是則不名真實捨我又云有我之患猶火色熱熱不離色色不離熱如我亦然此解脫已至於彼處還復被縛為以智取境界故彼滅色已但有於識彼

佛教之無我論述

五

知我識，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解脫。又云。但我所見。此法雖妙。未盡究竟。所以者何。此法猶有變動之時。猶如種子。非時而種。藏在地中。未順時。無有水雨。芽則不生。若依時種。潤澤調適。諸緣具足。和合則生。今此亦然。又所行讚云。又知因離身。或知或無知。若有所知者。則非爲解脫。若言無知者。我則無所用。離我而有知。我即同木石。云云。此釋迦所爲。不滿於數論之解脫論。而欲更進而求其理也。

吾人於是不能不聯想近時之心理學。於心理學。殆亦可分之爲我無我論。其一以爲我者。先天的存在。即所謂靈魂。我爲感官之管理者。而感官不過若器械。以供我之用而已。其一以爲我者。離感官而別無存在。猶重量之離物。不能復有一重力之中心。夫太陽系統之有重力之中心也。然諸量變其位置。則重心亦變其位置。若夫我之狀態。感覺變而我亦與之俱變。故我者。不過千差萬別。感覺所結合之一中心點而已。前之說。蓋以我爲有特種之能力者。後之說。否認我有特種之能力。以爲不過諸聯合力所現之一能力。猶之合個人而爲國家。國家者。別有一種之能力。實則不過各個人之結合力而已。昔之言心理學者。多從前說。近之言心理學者。多從後說。佛之說。實

說所有之長。蓋佛以爲後天之我。固不過一集合體。而先天之我。未嘗不立。然所謂先天之我者。亦不過諸業力所成之一集合體。業變而我亦變。按佛教之飲光部。有立業生果。已熟則無未熟。則有又婆沙論云。飲光部說諸異熟。因其果未熟。位其體猶有果。若熟已。其體便無。如外種子芽。未生位其體猶有芽。若生已。其體便無。據此業者。身爲生果之用。若業未生果之時。雖入過去。猶有若果已熟。則過去業體已歸滅無作。蓋由數論之神我論。更進一步而後。有釋迦之無我論。誠可謂思想之最高者。嚮使無釋迦。則數論固已王矣。

若夫數論之外。印度之諸外道。多立有我。其最著者爲勝論。世親於作俱舍論。破之。茲以其與釋迦之立無我論。不若數論有直接之關係者在。故僅舉數論之說。而不復及其餘也。

附識 按所謂我者。頗難下一定義。普通以身爲我。如孩提時。初有身之知覺。以爲此即我是也。心理學家以此說爲不免幼稚。而立心與外境之關係。自心以外。其所以定爲外境者。有三。一身體。以生理活動而與吾心有關涉者也。二社會。以彼此交接而與吾心有關涉者也。三自然。以現象表現而與吾心有關涉者也。然則何者爲我。乎。今心理學家大都定自覺心爲我。蓋以身爲我者。尙必經過我之自覺心。而後能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知○之○即○我○之○身○與○我○之○自○覺○心○尚○有○一○層○之○間○隔○而○自○覺○心○則○能○直○接○而○自○知○其○為○  
 我○者○也○笛卡兒立思為我意亦略同又○觀○念○聯○合○派○之○心○理○學○說○以○為○凡○精○神○現○象○不○外○觀○念○相○聯○  
 合○之○一○作○用○而○斥○心○體○有○能○力○說○英○國○之○洛○克○霍○布○士○赫○多○林○彌○爾○父○子○倍○因○皆○主○  
 是○說○者○其說始於希臘之斯多噶學派又近之斯賓塞爾亦屬此派名○聯○想○學○派○是○派○之○說○皆○以○為○吾○人○之○知○識○由○經○  
 驗○而○得○即○洛○克○所○謂○人○心○如○白○紙○是○也○大○陸○學○派○本○主○合○理○說○與○經○驗○派○不○同○康○德○  
 出○彙○採○兩○家○之○長○而○調○停○之○以○為○吾○人○之○知○識○固○不○能○不○憑○經○驗○然○經○驗○亦○不○能○不○  
 有○一○主○體○即○所○謂○先○天○的○然○自○進○化○論○出○而○康○德○又○蒙○一○大○打○擊○以○為○所○謂○先○天○者○  
 即○先○祖○之○遺○傳○仍○不○外○由○經○驗○而○來○以○後○學○說○若○何○進○步○固○非○今○日○之○所○得○而○知○近○  
 時○言○心○理○學○者○則○傾○於○經○驗○說○之○一○方○為○多○佛○說○雖○與○哲○學○說○不○同○然○實○能○彙○哲○學○  
 諸○家○之○長○而○其○義○最○圓○滿○云○

(未完)



宗教

#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三)

(續第六十七號)

觀雲

佛。教。之。言。輪。迴。也。或。以。謂。釋。迦。所。隨。順。說。或。以。為。釋。迦。所。主。持。說。其。言。隨。順。說。者。以。輪。迴。之。言。為。印。度。所。固。有。非。始。自。佛。若。優。波。尼。沙。土。言。之。數。論。亦。言。之。其。萌。芽。當。含。於。婆。羅。門。經。典。之。中。佛。為。說。法。開。導。愚。衆。往。往。舉。印。度。之。古。事。記。故。凡。為。印。度。所。古。有。之。言。而。非。始。自。釋。迦。者。皆。當。視。為。佛。之。方。便。說。此。為。觀。佛。書。之。通。例。是。以。輪。迴。為。佛。隨。順。說。之。言。也。其。言。主。持。說。者。以。為。輪。迴。之。說。雖。非。創。自。釋。迦。然。為。釋。迦。之。所。承。認。凡。為。教。主。所。承。認。之。說。即。可。視。為。教。主。之。說。例。若。舊。約。之。創。世。記。為。耶。穌。所。承。認。即。可。視。為。耶。穌。說。者。是。以。輪。迴。為。佛。主。持。說。之。言。也。今。按。佛。教。中。若。去。輪。迴。之。說。則。教。旨。不。能。一。貫。且。佛。雖。屢。引。印。度。古。事。為。方。便。說。然。輪。迴。之。有。無。關。繫。於。教。理。上。之。事。甚。大。小。事。可。隨。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佛 教

二

順說大事不能隨順說且使釋迦而果否認輪迴則於一代說教之中有權有實必有否認之迹今檢無其事以是知判為佛所主持說者以佛教教義合之其言是也然則謂輪迴之說於實事一無憑證則其言殆屬荒唐而於學理上固毫無價值乎是又不然試畧舉數條之學理言之。

(一) 宇宙間事必以所能見者為有不能見者為無此非合理之論法也於數論派所用之論理以為天下事不可盡以證量於佛教為現量知也故立為證量比量聖言量之三量以

為知事理之法證量者外界之事物直接於吾之感覺而知而證量之有所不能知者則歸之於比量比量者於彼方事為吾所不能見然因此而可以測彼而比量之又有所不能知者則歸之於聖言量聖言者惟超人之聖方能知之能言之也其舉吾人所能見之物而不能斷定其必無者立為八種之例一在最遠距離吾人目力所窮而其物實有二距離最近亦有不能見之物如眼中吹入之細塵是三根壞如盲人不能見色是四心不定而緣異境之時中國所謂心不在焉五微細之物今微生物之種類為人類所不知者甚多六覆障如在壁外者是七伏迫如日出而星不見是八相似而聚如粒豆之在豆聚中是

又近世哲學家若康德以爲吾人所能見者萬物之現象而非其本體萬物之現象吾人可得而知萬物之本體吾人不可得而知而心理學上盛行之代表知覺說者亦謂吾人僅能認萬物代表之印象而不能認其本體又斯賓塞爾分哲學爲可知不可知之兩部不可知者即其事不能斷爲無但爲吾人之所不能知耳是則除事物本可經驗之部分外而至欲窮萬有根本之原理則立不見爲無之例固爲學者所不許也

(二)佛教言宇宙萬有之開發也不外一因果連續之體夫有因果則必有三世三世於時間上爲過現未之三境蓋因果之所以成不能不有時間無時間則因果無可成之理如今哲學家論時間之理同然則既以因果爲根本矣而有因果則有三世有三世則有輪迴其理屬相連而起今欲否認輪迴必先否認因果否認因果不能不持因果撥無論若是則言宇宙萬有開發之理可立兩例於此一因果連續而起一現象突然而起主現象突然而起者則人必突然而生山川大地必突然而現問以何故乎不能不答曰無故現象突然而起之理本如是也是說也佛教斥爲無因外道吾人亦覺其說理爲甚淺蓋信現象突起說者毋寧信因果連續說而信因果連續說則輪迴之理

即爲因果連續說中所含有蓋即由因果之理法而得成立者也

(三)今全地球學者所俱不能解答者靈魂有無之一問題是也今若以爲無者勿論若以爲有則將信基督教所謂永存之說而待末日之審判乎抑將信佛教所謂隨其所作之業而輪迴於生死間也以吾人所見宇宙萬象剎那生滅雖剎那生滅而於其中自有一連鎖之體於是生生滅滅其象日出而不窮不變而日有變之事變而又日有不變之事此實宇宙萬有熟演此一境以明示吾人然則除真如爲無爲永存不變之本體其餘萬有殆無一能免生滅之理法即無一能免生滅輪迴不斷之理法者馬鳴之作起信論也解宇宙之全體立真如生滅兩門宇宙之實在爲真如宇宙之現象皆生滅也吾人既不能解脫而與無爲之真如合體緣何靈魂乃得永存此定靈魂爲有則信基督教永存之說毋寧信佛教輪迴之說也

(四)吾人之見人生也無一不見其生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即萬物亦然萬物之有成住壞滅也與人類之有生壯老死一也然既有死滅之一境胡爲而又有生成之一境其間不能無一聯絡之體不然而萬有不能保其無斷絕之時或曰萬有之所以有死滅而



又○能○生○成○者○其○中○間○聯○絡○之○一○體○即○所○謂○遺○傳○夫○遺○傳○為○聯○絡○之○體○固○矣○然○遺○傳○不○過○  
 聯○絡○中○一○部○分○之○事○而○非○宇○宙○之○永○久○的○聯○絡○體○也○何○則○必○有○遺○傳○而○後○萬○有○始○得○相○  
 續○則○當○地○球○之○始○尚○無○一○物○爾○時○固○無○所○遺○傳○而○胡○為○有○萬○有○之○一○始○境○也○且○地○球○亦○  
 萬○有○之○一○其○究○竟○亦○當○有○一○壞○滅○之○時○當○夫○地○球○既○毀○萬○物○盡○喪○斯○時○固○無○遺○傳○然○則○  
 以○後○便○當○永○無○地○球○耶○此○必○非○理○若○謂○地○球○經○一○滅○劫○之○後○復○有○地○球○如○是○則○於○遺○傳○  
 以○外○不○能○不○更○立○萬○有○相○續○之○體○謂世界之始即是業成若○近○時○學○者○其○攷○慮○亦○多○及○此○  
 若○勢○力○恒○存○說○若○元○子○論○古今元子學說之爭點其最大者一為元子析至極微之時尚有物質的延長性與否即尚為有形之体與否或以為無若果為無即同於空但雖  
 謂○之○空○不○能○謂○之○無○物○此○事○非○獨○為○近○時○學○者○所○爭○佛○教○中○亦○為○一○大○論○爭○之○事○又○其○一○前○者○以○為○元○子○之○性○質○  
 同○一○而○其○形○有○大○小○之○差○故○有○疾○徐○輕○重○之○殊○後○者○以○為○元○子○之○運○動○皆○發○於○其○自○体○之○性○質○即○以○元○子○為○有○意○  
 識○者○又○或○以○為○無○數○無○限○或○以○為○有○數○有○限○而○以○元○子○為○充○滿○於○宇○宙○間○萬○物○之○變○化○生○滅○不○外○元○子○集○散○離○合○  
 之○一○結○果○一○也○近○時○持○元○子○論○之○有○名○者○為○來○布○尼○士○佛敎謂之極微但歸於色之中極微之極小者名阿拏  
 法○苑○義○林○章○卷○五○極○微○章○云○真○實○極○微○智○慧○所○析○最○極○小○者○所○謂○阿○拏○意欲論  
 又○云○要○析○諸○色○先○至○極○微○斷○諸○煩○惱○後○入○空○故○由○是○大○義○故○說○極○微○云○云○雅賓胥氏影響於哲學心  
 理○學○界○甚○大○其○說○以○為○宇○宙○萬○有○之○現○象○不○外○一○大○意○欲○之○發○現○萬○物○莫○不○欲○生○活○莫○不○欲○暢○發○者○是○即○意○欲○之○  
 本○性○此○意○欲○非○獨○人○與○動○物○有○之○若○植○物○之○作○用○若○礦○物○結○晶○之○作○用○若○磁○電○氣○之○作○用○亦○無○非○由○於○其○意○欲○所○  
 發○之○故○意○欲○之○形○体○有○時○消○滅○而○意○欲○之○本○質○不○能○消○滅○即○宇○宙○所○以○有○生○生○滅○滅○  
 而○不○絕○者○皆○以○此○意○欲○為○主○體○故○也○意○欲○論○之○大○畧○如○此○意○欲○或○亦○譯○作○意○志○等○字○  
 皆○所○以○補○此○問○難○者○

佛敎之無我輪迴論

五

若佛之輪迴說蓋亦可由此而解世界有現滅而無斷絕之理者也

六

以上僅略舉數義以證輪迴說不當屏於學理以外若夫教中之言輪迴其說滋多恐

論者以為不當局於一教而言故不復陳也四條中雖有因果之一條本佛教教理而言然因果之說今學界皆用之不當謂限於佛教也

近人有駁靈魂輪迴說者其言以為精神由軀殼而始生未有軀殼亡而精神獨能存  
在之理而肆其訾笑之論曰告汝死屍蠕蛆蝟集者汝之後身也汝之轉生也云云總  
其意不外以死為斷滅而謂死後尚有一不斷之物者存則彼所斥為謬論而不足信  
者也顧欲立是說也不能不先立有一普關之原理其原理若何即凡屬宇宙間所有  
者必無一有離軀殼而能存在者而後可然果一按此理則如駁者所言其根柢已歸  
於失敗何則今科學家不唱為物質不滅勢力恒存乎又若元子論意欲論又皆以為  
有此物而能存在於宇宙者也且萬物之始僅有細胞由細胞漸進而後有軀殼而細  
胞不滅又學者之所唱是細胞又不待軀殼而能存立者也且果謂離軀殼而不能有  
存在之物則吾人直不解宇宙之始固無有所謂萬有之軀殼而何以能開發萬有也  
然則所謂精神不能離軀殼云者不過舉吾人有生之前生理與心理一種相關之現

象。若。言。心。理。學。者。不。能。不。言。生。理。是。也。而。欲。據。此。以。論。斷。宇。宙。之。原。理。則。有。以。知。其。說。之。不。當。矣。

或者又謂果有輪迴。則吾人必能自知其過去生中之事。即所謂有記憶前世之知覺者。今以無知覺故。則亦可知其無輪迴之理云云。爲此論者較之前之駁輪迴說者固進矣。然亦未可以爲無輪迴之斷案也。夫以吾人爲無兩世之知覺。遂謂輪迴說之不足成立。此於印度最古言輪迴時已有持此一問難之題者。其時優波尼沙土學派之言輪迴。欲解答此問難。乃以爲當夢之時。人之靈無兩世界之隔。而兩世界可以貫通。此解答固不能予人以滿足。而當別有理以證之。然固欲求一理以相證。蓋亦非甚難事也。今夫據宗教之一方面論。則謂人之能知前世者甚多。今不必過問其言之真否。即謂以吾人普通所經驗。決無發見有能知前世之事。然仍不能以此爲破輪迴說之一利器。何則。今吾人所可確鑿攷證者。人之必有遺傳性也。故凡人之生性於此事。或有獨長於彼事。或有獨知此。或向於爲善。彼亦向於爲惡。此其受影響於遺傳性者。爲甚大。心理學分人慾望之發生爲三種。一生理上自發性之衝動。二由既往之經驗記憶其事而再惹起。三或以言說或以何種之方法引起。其未來之想像。此三種中。後二種皆有知覺。而前一種則無知覺。所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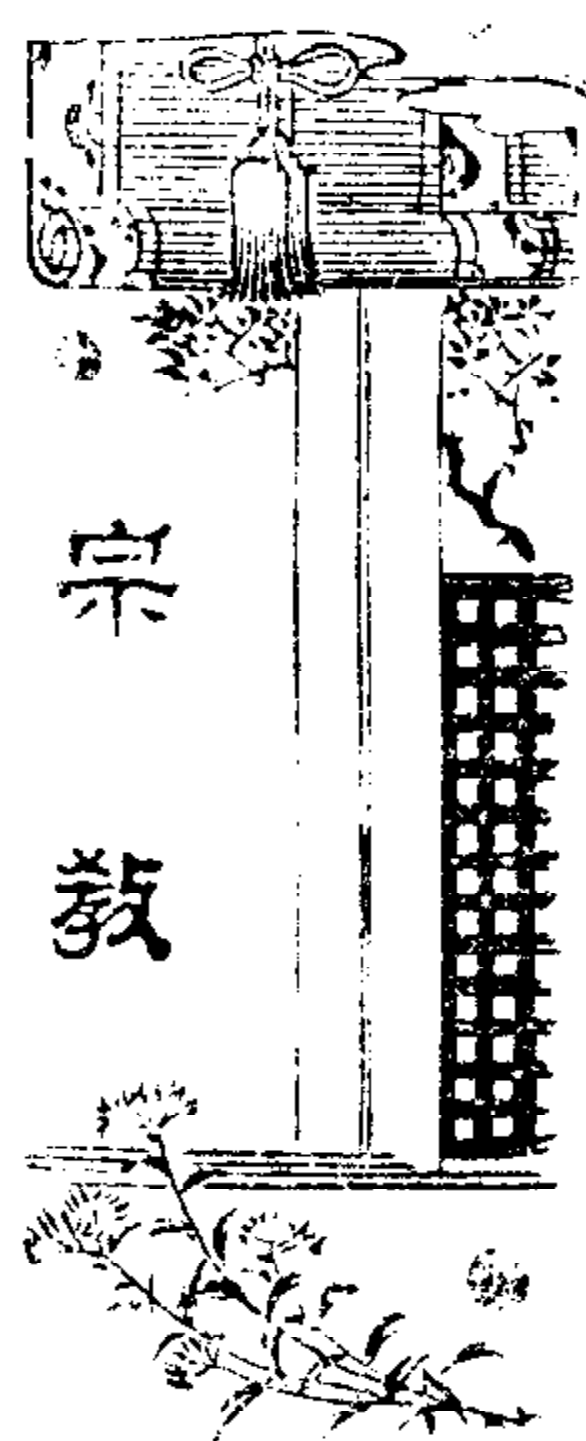
宗教

色性也。即此一。種性不能不歸本於先天所帶。來是亦可為有與生俱來之性而不自覺知之證。固盡人之所同。認然假令今有赤子於此生而寄於他所而與其父母隔絕及其長也。決不能自覺知其父母之容貌及其父母之行。事而於不知不識之中。固自發現其所有之遺傳性。設有知其事而從旁攷察者。不難記載而印證其性質之所自來。而試問於其自身。則固一無覺知也。夫遺傳性為明白。可攷之物。而尚不自覺知。然則更何能以不自覺知之故而據以斷輪迴為無其事也。

八

(未完)





#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續第六  
十八號  
(四)

觀雲

夫吾固不敢證輪迴爲必有。雖然吾亦不能證輪迴爲必無。然則此有無無證之事於學說上固有存立之理否乎。此爲學者應有之一問題。則敢答曰。是固宗教與哲學所無可如何者。夫其事既無可實證。而其理爲人類之所不能廢。即其說爲學界之所不能不存。若是者何也。曰吾人所欲知者。宇宙萬有之一真相。不幸而吾人類之智識。竟不能達於能知宇宙萬有真相之一境。當夫原人草昧之時。意識夢夢然。上戴天而不知其何以爲天。下履地而不知其何以爲地。見其生也。而不知其生之何自來。見其死也。而不知其死之何自往。洎人智稍進。對於是等種種之疑問。不得一理解焉。而其心終有所不能安。於是。有智者出焉。竭其思索之力。以解明。

天地萬物之原因其在最古則各民族神話之發生是也自文化演而日進而智識益高於是乎有宗教於是乎有哲學神話也宗教也哲學也三者之原一也皆所以應人類之要求以解明天地萬物之原因者也今夫宇宙萬物之理廣矣大矣殆無窮矣然而其中若生死者尤切近於吾人而為吾人之所不能忘則以人人必有生死之一關故也夫今日談笑明日山邱使處之漠然而無一毫有觸於吾人之情感者則吾以為人類之與物類其相去固幾何矣蓋人類之所以高於物類者從心理上之界釋物類之對於事物其意識不明瞭而人類之對於事物其意識明瞭故也孩童之與成人野蠻之與文明其分別亦在此夫以意識明瞭之人類其視生死之一大事則其處之之道必有二焉一可解則必求其解釋之一不可解則必立種種之希卜梯西學問上一種假定之名以解釋之必得一解釋焉而後此心方能即安者也且吾尤謂吾人入世於生死觀實不可不有一種之解釋以抱為生平之信念何則凡人之情當夫平居安樂固易置生死之事於度外然至夫一大事之來前則生死一念其搖撼吾心之力為最鉅昔王陽明之謫居龍場也自謂經此患難於得失榮辱皆已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忘觀王陽明之瘞旅文云噫吾與爾猶彼也其有感於生死者深矣余謂

吾人生平若於生死之事已得安頓則前途實坦坦然雖經若何之驚風駭雨亦毫無惶恐震懼之來豈不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也哉以余觀古之聖賢英雄則多於此事有確定之見解者在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此孟子之生死觀余是以知孟子之不動心真不動心矣禹曰生寄也死歸也張巡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此其所見之異同不論要皆各有其自得之死生觀故能夷然處於生死之間而不爲動者也殺頭之痛不痛說爲近日研究之一問題余謂此題先當分兩方面論一生理上之痛不痛一心理上之痛不痛余皆主不痛說者也其義茲不及陳然此不過僅舉數人言之其餘之見於載籍者甚多不能悉數要之欲爲聖賢英雄不可不於生死之上先有定見然則以學生死之學爲即學聖賢英雄之學可也或謂若釋迦若基督皆言生死而孔子獨不言生死噫是何知孔子之淺也夫謂孔子於生死茫茫然以無意識處之是亦失孔子之所以爲聖矣余蓋見孔子之於生死固自有其見解在子畏於匡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桓魋欲殺孔子弟子曰可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公伯

寮愬于路於季孫。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又弟子亦有述其言者。子夏曰：吾聞之，死生有命。聞之者聞自孔子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由是言之，孔子以天與命爲其生死上之定見，而於窮達亦以此義應之。其知有天命之義於歲月猶確鑿可攷。孔子之自言曰：五十而知天命是也。夫以天與命言生死其理之短長別論要以孔子爲無生死觀者其亦可以息喙矣。夫生死一大事也，既爲吾人之所不能不言，然而欲取實際的經驗說以解釋之而不可得，則不能不取合理的想像說，且必以合理的想像說爲於學界上無存立之價值者，此亦非也。若地圓論今則爲實際的經驗說，然其初亦合理的想像說也。釋迦之立輪迴說也在釋迦固所謂具宿住通者。宿住通者能知過去爲六神通一是悟道後之實際說，非想像說。然以吾人未至此境不能不視爲想像說。孔子之言天與命也，吾人亦不能斷孔子之爲真知與否，而亦當爲視爲一種之想像說。然以吾人日處此宇宙一大神秘之裏，於終極點之原理卒不能不立想像說，僅能於想像說中較其合理與不合理之多寡點而已。此誠吾人人類之求學所謂處於無可如何之境。



者也。

按有生必有死者。吾人之所同認。雖然。所謂死者。其一解釋何乎。吾人所能知者。不過見耳目手足等失其一種生活之作用。而個體軀殼之消滅而已。然吾人之個體。雖死而吾人所有子孫成立身體之細胞。仍自父母之體中來。則軀殼有時滅而軀殼以內之細胞。以有一種傳承之法而不滅。若細胞無一種傳承之法。則是細胞滅而生物皆滅矣。生物之不滅。即謂由細胞之不滅可也。於一千八百卅八年植物學者修拉頓氏始發見植物體以一種微細之部分

譯所謂細胞者。成立翌卅九年秀實氏發見動物亦皆從細胞成立。生物學上於是一大進步。然當秀實氏細胞說初出之時。尚以為生物體內其細胞自然生出。及後細胞之研究細密。遂不認自然生出說。而以斐羅西雅氏所謂細胞皆從細胞生來之言為定論。細胞以細胞膜原形質及核之三部分成核。中有一小核。猶果中之仁。細胞為生命之所宿。有生命必有細胞。細胞存則生命亦存。霍斯來氏名為生命之本源。而細胞核尤為細胞生命之原。無核即無細胞之生命。今學者定為細胞核皆從細胞核來。所謂遺傳質者皆從細胞核來。來之事確鑿。是則生物無一非傳承而來。而生物之傳承。即由細胞之一系統相傳承而來者也。雖細胞亦不能不死。如身體細胞。生殖細胞。不能不隨軀殼之壞而俱腐。然軀殼不能傳承。而生殖細胞中有一種傳承之法。而致不死。此其所以與軀殼異也。而人見軀殼之死。遂謂軀殼亡。而其外必無何物之能存。此誤也。實則天下之可死者。惟有耳目手足成形之軀殼耳。若無耳目手足成形之軀殼。則謂天下無可死之物。可也不觀生

物最下等之從單一細胞成立之原生物乎從學者所實驗不認其有個體軀殼自然生死之事直自地球之始生存以至今日惠思孟氏所唱爲單細胞生物不死者也由細胞分業從單細胞生物進而爲異細胞生物而後有生死之事故生死之名實從細胞分業始即死之一根原由生物之細胞分業而來者也若夫單細胞生物雖主地球燬滅或寒熱達於極度則單細胞生物亦自不能成立而死亡然其生死固無期限故謂之不死可也夫有期限生死之異細胞生物從無期限生死之單細胞生物來而單細胞生物之原所謂最初生命發生之物何乎學者以無可實驗不能明答大都以爲最初之生物從無機物來而奴葛利氏以爲最初之生物甚微非顯微鏡之所得而窺然則過此以往遂出於吾人經驗界以外之事要之生死之說畧可分爲二種曰異細胞生物以一種細胞相傳承而個體之軀殼則必死吾人之所見爲死者此是也單細胞生物無個體軀殼之生死或至地球之變易而死實無期限之生死也若夫生命之原其果爲心乎靈魂乎吾人不得而知要之生死之名不得加於其上蓋生死者形質上之事而生命之原無形質之可言故亦無生死之

可○言○不○得○不○以○實○在○常○存○爲○假○定○雖○然○是○固○非○吾○人○之○實○際○說○一○種○合○理○上○之○想○像○說○而○實○爲○言○原○理○者○之○所○不○得○已○也○

又○凡○所○謂○信○仰○者○其○中○實○多○含○有○想○像○之○理○何○則○事○可○實○驗○雖○欲○不○信○而○不○可○得○固○無○所○謂○信○仰○若○名○之○爲○信○仰○則○其○理○在○想○像○之○中○而○爲○吾○想○像○之○所○定○畧○可○知○也○但○信○仰○與○迷○信○有○異○迷○信○者○於○不○合○理○之○事○而○亦○信○之○信○仰○者○求○其○合○理○而○信○之○迷○信○爲○吾○人○之○所○不○可○有○而○信○仰○又○爲○吾○人○之○所○不○可○無○也○

且○夫○立○說○之○理○固○當○以○有○證○於○事○實○爲○第○一○之○標○準○然○幸○於○爲○事○之○所○無○而○爲○理○之○可○有○其○說○之○固○屬○合○理○勿○論○而○但○以○事○實○無○可○證○則○又○將○取○何○者○以○爲○說○之○當○立○不○當○立○之○一○標○準○乎○是○亦○有○一○也○曰○驗○之○人○心○是○也○即○於○人○心○有○益○之○說○則○立○之○於○人○心○有○害○之○說○則○去○之○是○也○或○曰○若○是○亦○取○人○心○爲○唯○一○之○標○準○可○矣○何○必○先○立○一○事○實○之○標○準○爲○曰○不○可○也○盖○人○心○之○一○標○準○有○時○或○與○事○實○之○一○標○準○相○衝○突○則○不○能○不○取○事○實○之○一○標○準○而○捨○人○心○之○一○標○準○即○其○說○雖○或○有○益○於○人○心○驗○之○於○事○實○而○確○已○發○見○其○謬○誤○則○其○說○不○能○不○棄○而○不○用○例○若○適○見○於○天○則○日○食○日食爲孔教一大主義作○惡○則○雷○殛○之○是○二○說○

也。於。人。心。未。嘗。無。益。然。驗。之。事。實。則。日。食。雷。擊。屬。物。質。上。自。然。之。法。則。於。一。教。則。決。不。爲。人。事。之。善。惡。而。發。如。是。而。從。人。心。之。一。標。準。則。當。立。從。事。實。之。一。標。準。則。當。黜。然。事。實。既。已。確。鑿。則。其。理。不。能。置。重。於。人。心。之。間。而。於。人。心。上。已。失。其。效。力。則。不。能。不。從。事。實。之。一。標。準。而。廢。去。之。是。也。若。死。生。說。則。與。此。例。異。夫。言。死。生。說。而。欲。取。驗。於。事。實。則。不。能。不。從。彼。之。持。斷。見。說。者。雖。然。此。斷。見。說。果。足。以。盡。死。生。之。真。相。乎。實。則。不。過。若。人。智。初。開。時。代。之。所。謂。一。種。素。朴。實。在。論 *Prime Realism* 是。固。從。哲。學。上。見。之。以。其。說。爲。幼。穉。即。從。物。理。學。上。見。之。亦。不。免。以。其。說。爲。膚。淺。也。然。則。死。生。一。大。神。秘。之。事。直。爲。吾。人。之。所。不。能。窺。夫。如。是。則。事。實。上。之。一。標。準。其。勢。已。不。能。用。而。不。能。不。取。第。二。之。標。準。即。驗。之。於。人。心。是。也。於。人。心。之。一。標。準。同。而。再。欲。辨。別。其。說。以。定。取。去。則。不。能。不。以。合。理。與。不。合。理。之。高。下。爲。標。準。夫。言。死。生。而。果。持。斷。見。說。乎。吾。以。爲。於。事。實。既。無。可。證。蓋。其。所。可。證。者。不。過。事。實。之。一。表。面。而。事。實。之。闡。奧。尙。在。模。糊。惛。恍。之。列。而。其。說。之。有。害。於。人。心。者。且。莫。大。焉。何。則。果。以。斷。見。言。死。生。則。一。瞬。之。後。天。地。已。非。吾。之。天。地。日。月。已。非。吾。之。日。月。而。爲。吾。之。所。能。有。者。惟。此。短。短。百。年。或。尙。不。滿。百。年。歲。月。耳。既。不。過。此。短。短。之。光。陰。而。以。後。則。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皆。隔。絕。而。不。復。

相○關○則○吾○人○對○此○景○况○其○於○心○理○上○將○現○若○何○之○狀○態○乎○恐○人○人○不○免○陷○於○失○望○悲○哀○之○境○雖○然○此○失○望○悲○哀○之○境○爲○人○心○之○所○必○不○能○堪○而○從○失○望○悲○哀○之○餘○更○轉○出○一○境○必○爲○縱○慾○極○樂○此二境看若絕異而實常如環之相映若今之新黨爲國家社會所棄窮極無聊至不能顧衣食而前途之希望幾斷則流而爲逸蕩固心理上所必至之境也且○前○後○際○既○已○斷○絕○則○爲○善○固○無○所○報○亦○爲○惡○更○誰○蒙○罰○而○但○以○圖○取○現○在○之○快○樂○爲○最○得○計○誠○有○如○飲○冰○子○所○謂○「○死○既○終○不○能○免○一○死○之○後○我○與○君○將○漸○然○以○俱○盡○耶○果○爾○爾○則○我○將○惟○楊○朱○之○言○是○宗○曰○死○則○一○矣○毋○寧○樂○生○」○吾○以○爲○果○持○斷○見○以○爲○天○下○唱○其○結○果○有○必○至○於○是○者○

凡○人○於○時○間○多○有○兩○種○心○理○一○行○樂○說○一○感○慨○說○漢○人○詩○云○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李○義○山○詩○云○簾○外○辛○夷○已○盡○開○開○時○莫○放○艷○陽○回○流○年○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如○花○美○貌○似○水○流○年○此○行○樂○說○也○黃○山○谷○詩○云○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蘇○東○坡○詩○云○浮○雲○身○世○改○孤○月○此○心○明○此○感○慨○說○也○二○者○皆○同○出○於○心○理○上○理○心○學○分○知○情○意○爲○三○部○情○之○一○部○分○而○感○慨○說○能○長○道○德○行○樂○說○能○動○人○欲○若○以○斷○見○爲○宗○則○及○時○行○樂○之○言○其○及○於○人○心○之○勢○有○若○洪○水○之○不○可○掩○矣○

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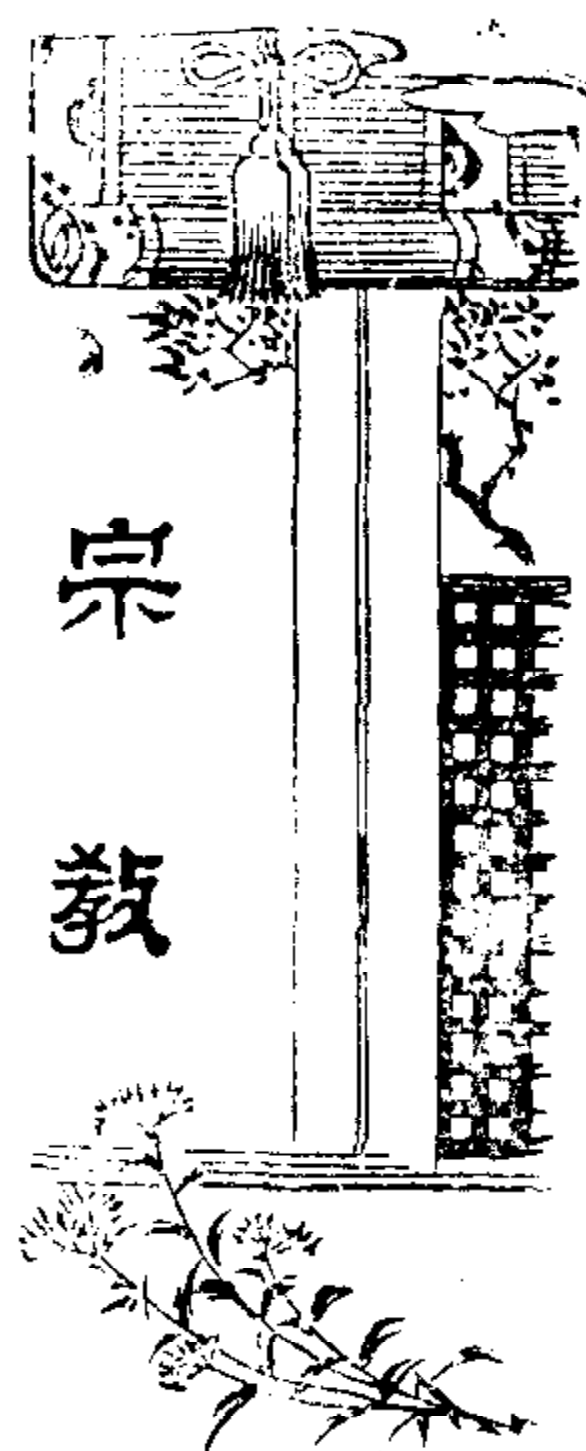
佛○以○斷○見○爲○邪○見○爲○外○道○吾○人○亦○不○能○不○認○斷○見○爲○有○害○於○人○心○之○論○也○

按○希○臘○之○詭○辨○學○派○以○爲○天○地○間○萬○事○萬○物○皆○屬○遷○流○轉○變○無○一○眞○者○從○而○吾○人○除○於○瞬○時○間○所○受○感○覺○上○之○認○識○及○快○樂○外○別○無○眞○實○美○善○之○境○此○即○由○斷○見○而○生○現○世○主○義○之○思○想○者○也○

按○大○哲○學○家○康○德○之○言○倫○理○也○以○爲○但○有○現○世○必○難○望○道○德○行○爲○之○完○全○蓋○行○善○而○陷○於○不○幸○行○惡○而○愉○快○送○日○者○何○限○而○此○事○實○實○與○吾○人○道○德○之○意○識○不○相○容○故○現○世○雖○有○時○盡○而○人○類○精○神○不○滅○之○元○則○不○能○不○假○定○孔○子○之○言○倫○理○也○亦○以○子○孫○爲○吾○人○現○世○之○續○而○善○惡○從○而○受○報○若○果○持○斷○見○但○有○現○世○則○倫○理○道○德○幾○多○之○困○難○點○不○能○解○釋○有○直○從○根○本○上○覆○亡○而○已○矣○是○豈○人○世○所○能○安○耶○

(未完)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五) (續第七) (十號)

附無名說實至名歸說父子有限說

觀雲

夫持斷見論既不可。然則言生死者。不能不求其於斷見論之外。而更有說焉。是則其立說約可分爲二種。一實際說。一神秘說。實際說爲世所已唱者。約舉之。亦有二焉。一以子孫爲壽命說。一以人羣爲壽命說。以子孫爲壽命說者。孔教實用之。而求之。今時之學說。則遺傳論是也。遺傳論與孔教之異者。即欲以前之二標準別之。遺傳論蓋主事實。而孔教則主人心。曰善。不善。不僅限於其身。而必報諸其子孫者。此孔教之一大教義也。又孔教中最大之儀式曰祭祀。祭祀蓋由於以子孫爲壽命之義。而出者也。與祭祀孔子對於生死之思想而立者也。若謂孔子不言生死。則喪祭等事。便無根柢。又孔子於喪祭等事。皆有制度。又足爲宗教之確證。其義當別論之。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宗教

二

我國於數千年固受其利雖然亦蒙其害其間利害千條萬緒皆不能不歸於孔教顧利害之說非茲題限不暇論但舉其說為我國所已行者言耳此以子孫為壽命之說也以人羣為壽命說者以為吾人百年終有死亡然吾人之言行事業即吾人於生前所發現之精神而於善惡邪正之兩方面無不留其印象於人羣之間吾人死而所謂人羣者不死人羣不死則吾人所發現之精神而留其印象於人羣間者亦終不死此說也尚不能不補以一義而始完則名譽說是也孔子之作春秋蓋兼有名譽說者所謂亂臣賊子懼何懼乎懼名譽而已矣故曰一字之褒賢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也名譽之說大抵用於死後蓋生前決無真名譽固有生前赫赫而死後泯泯者亦有生前詬謗而死後顯榮者故以人羣為壽命則名譽之義不能不立飲冰子蓋主是說者今各國亦多注重及此以鼓舞名譽之觀念日本因常陸丸一公案一運兵船於海中為俄艦所襲擊自將校以下皆自殺無一生降者義務戰爭說以義務為重當死則死不當死則不必死與名譽戰爭說以名譽為重寧死不辱交關而名譽戰爭說獲勝名譽之在人羣壽命說中其居重要之位可知此以人羣為壽命之說也取子孫壽命與夫人羣壽命之二說而比較之則人羣壽命說固遠出子孫壽命說之上而生死觀於是乎一大進化



蓋以子孫爲壽命者其所有之範圍狹以人羣爲壽命者其所有之範圍廣以子孫爲  
 壽命者或有斷絕之憂以人羣爲壽命者可無斷絕之憂縱有斷絕亦與地球始終以子孫爲壽命者  
 有時間之限量祖之情視父而有差焉遠祖之情視祖而又有差焉至太古之遠祖則  
 在邈漠有無之中蓋從時間之經過而壽命即從而消失也以人羣爲壽命者無時間  
 之限量若古今傑出之人物雖千萬世其氣象常新或且有以時代愈古而愈深其崇  
 敬之心者是故石墓易平者也而銅像難平家譜或亡者也而國史不亡故曰大人者  
 以世界爲墳墓子孫之有無又焉足置其毫末哉且夫以子孫爲壽命者縱葉葉蕃昌  
 而紙錢麥飯時拜跪於荒郊斷壘之中而道旁過者讀其碑碣而或不知其姓氏是亦  
 與草木同腐何異故人智既進則以子孫爲壽命者究不能滿足其意而不能不以人  
 羣壽命說代之而是二說者其所收之果亦異以子孫爲壽命者使人室家之觀念重  
 而鄉族之誼易於聯結中國於同國之愛情薄而於同鄉之愛情厚而於同鄉之愛情厚中國以無後爲一大事人人注  
 引起生理而生殖力因以強大此其效也以人羣爲壽命者使人對於國家對於世界之觀念重而以有  
 超人之大事業大功名大道德大才能大學問爲惟一之希望此其效也而各當應時

勢而擇其用。當家族尙未形成之時代。則以子孫爲壽命者。能助家族之發達。然至於世界大勢。羣已出家族主義之時代。而入國家主義之時代。而若有一國之人。焉尙墨守其子孫壽命之見。則其人對於家族之心。熱對於國家之心。淡而牛馬血汗。寸累銖積。無非爲封殖其子孫之計。而不肯分其力。以爲國家。如是必至。僅有家族之團體。而無國家之團體。而遂不能與有國家團體之人民。同立於生存競爭之界。而當退而趨於劣敗滅亡之列。若我國者。自今以前。用子孫壽命說。利足以勝其害。故但見其利。而不見其害。自今以後。用子孫壽命說。利不能勝其害。必至受其害。而無其利。然則易子孫壽命說。而爲人羣壽命說。非我國今日之要事哉。非我國今日之要事哉。飲冰子蓋昌人羣壽命說者也。見於其著余之生死觀篇。湘潭楊氏度。蓋昌人羣壽命說者也。見於其撰中國武士道序。余於數年前。亦抱此意見者也。余有人羣者。保壽險之大公司也。題文見選報與飲冰子楊氏所持之論同。郭頻伽製詩云。人生一世間。何物爲可恃。要其精神存。不隨時代死。亦正同此所見。

按所謂人羣壽命說者。與泰西社會學泰斗亢特氏 Auguste Comte 所謂社會精神永續性之說。意同。茲畧摭其說。亢特氏曰。人者。實生存於人類相互交涉一大精神。

生活之中所謂人道者是也。此人道有二種之性質：一結合性，一永續性。結合性，以題限不及陳。所謂永續性者，亢特氏曰：今日之人道，實從古來之人道連續而存在者。以過去時代社會精神之生活傳而現為今日之人道，是即人道一連鎖之長歷史也。故所謂人道者，謂為現代生存之人之力所構成，不如謂為已死之人之力所構成。為多以人道之結成體言之，則已死之人實與現在之人為同一之現實。此即人類精神之所以不滅也。雖然，此精神之所以能不滅者，必與人道合體而後可。即有所貢獻於人類而能助社會之進步，謀人道之發達者，則其人即永久不死之人也。人道者，永續者也。故吾人之精神亦永續而吾人之精神從而得一不滅之確實性。古來英雄豪傑之精神，即現存於吾人精神之中，非乎？故吾人不可不知人類實有兩種之生存：一個人之生存，即肉體之生活是也；一社會精神之生存，即犧牲其一身而活動其他愛心，以為社會謀全體之利益，而以一己部分之精神融合於社會合同之一大精神中，則其人雖死而實不死。此亢特氏所謂社會精神永續性之說之大畧也。亢特氏為一大學者，其立言之意，自是奇警。因附識以供東西學說

之參攷云。後之路柰氏學說與亢特氏同

然余於一二年來已審人羣壽命說之尚有所不足故余於近日之生死觀則於人羣壽命說外而更有一說焉蓋以人羣為壽命說者尚有一疑難之點以子孫為壽命者其不能予以明白之解釋因不能解釋或遂不免有根本動搖之來此疑難之點無他即以人羣為壽命者我之精神固不亡於人羣之間然而我固已死矣我已死則我無知覺死後之固有知覺與否不能斷但以前言之固當以死後為無知覺則雖有人羣之崇拜我謳歌我於我果有何等之相關乎

蘇東坡之詠史詩曰名高不朽終安用誠哉身後高名於我安用之一問難恐盡人不能不苦於解答之無從而於無可解答之中強立一義而解答之則曰人誰無死死一也而一則死而有人羣之壽命一則死而無人羣之壽命然則有人羣壽命之死不較之無人羣壽命之死其所贏為已多乎是說也固足以維持人羣壽命說使其說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又未嘗不含一不可搖動之真理雖然所謂我已死則我雖有人羣之壽命於我乎何與此一難點仍分毫無所解釋且也解釋此一難點不能用神秘說而不能不用實際說何則用神秘說則可曰死後非無知覺者然果如此解答則又一疑

難○來○曰○死○後○果○有○知○乎○無○知○乎○如○是○則○前○之○疑○難○未○退○而○後○之○疑○難○又○生○而○所○謂○死○後○之○壽○命○於○我○乎○何○與○者○仍○未○解○答○也○余○爲○解○答○此○一○疑○難○故○於○死○生○觀○之○實○際○說○上○於○人○羣○壽○命○說○外○更○立○有○一○說○焉○其○說○以○非○茲○所○能○盡○故○不○具○陳○是○立○死○生○實○際○說○之○義○也○然○又○進○而○思○之○死○生○之○事○即○橫○於○吾○人○之○前○一○奧○突○而○不○可○窺○者○也○鳩○巴○賚○蒙○氏○所○謂○世○界○七○奇○到○底○科○學○之○所○不○能○說○明○而○生○命○之○起○源○即○其○一○也○夫○死○生○既○不○能○達○於○則○吾○人○之○對○於○死○生○但○有○實○際○之○說○而○無○神○秘○之○說○則○所○以○安○慰○人○心○者○終○不○能○達○於○圓○滿○之○域○如中國既有喪祭等儀節然尚不能不用僧事即但有實際說而無神秘說則人心之對於生死尚不能滿足安慰之明證也若以人羣爲壽命說亦然鑄銅像立國史祀神社懸肖像凡屬實際上對於生死之事文明世界殆可無一之不備然不能不說其靈爽之不泯精英之長在如是况乎實際說之用則實際說方不全落空際是亦可證有實際說無神秘說則不能全予人心以安慰也

且○有○時○而○窮○例○若○以○子○孫○爲○壽○命○者○而○其○人○或○無○子○孫○則○以○子○孫○爲○壽○命○之○說○已○窮○是○其○凡○也○雖○然○吾○人○所○能○言○者○以○實○際○說○爲○限○而○神○秘○說○則○非○所○能○出○欲○立○神○秘○說○不○能○不○有○一○宗○教○宗○教○之○言○死○生○也○立○神○秘○說○者○蓋○多○然○或○其○言○非○甚○合○理○是○亦○不○足○採○焉○求○其○言○能○合○理○而○其○教○又○最○有○力○於○世○一○則○爲○基○督○教○之○靈○魂○說○一○則○爲○佛○教○之○輪○迴○說○而○以○學○理○證○之○輪○迴○說○能○兼○有○靈○魂○說○之○長○而○於○理○尤○有○合○焉○靈○魂○說○盛○於○西○方○而○輪

迴說盛於東方以吾人之知識不能發見生死之本原因不能盡排神秘說而去之而神秘說之中則輪迴說其上者也東方諸國之輪迴說因佛教之流傳而盛中國古代之言生死為感生化生說與佛教之輪迴說有異下附論之

附識

名譽說固為維持國家社會之一要素今後欲以人羣為壽命者益當鼓舞

而光大之然人之心非偏於彼即偏於此自名譽之說王即必有貪名譽若餓鬼之

人出其人格之卑下亦復令人不耐余嘗即名譽之事而深思之矣夫使我而有惡

名是足來心理上不快之感固欲其無所有然使我而有美名則美名究於我何益

非特無益或且因此之故而使我疲於奔命例若有詩名者人將向之求詩有字名者人將向之索字餘事類此其甚者至以

名之故而受其禍者為不少焉以姪名之故而中傷傾陷或相屠戮者古今不絕其事以老莊之智慧其思想早

見及此而立無名說余於此亦全與無名說同意夫惡名不欲其有是固無名美

名則不必有是又無名焉

余之對於名譽也尤有一說則實至名歸說是也蓋名本無可求之理所謂名者不

過實之一屬性而已如形之於影影不能離形而有名即不能離實而成例若今人

之稱黃帝則以其有創制度平蚩尤之事稱禹則以其有平水土之事稱老子則以

其有創制度平蚩尤之事稱禹則以其有平水土之事稱老子則以

其思想之高卓。稱孔子。則以其學說之周備。彼皆有其實在。故雖欲不稱之。而不可得。然則非名也。名實也。吾人若無其實。而欲有其名。到底如捕風捉影。毫無可得。則與其耗心竭力以求名。何如耗心竭力以求實之。爲得計也。是實至名歸說之義。知實至名歸說之義者。不必無名。而亦足以救名譽說之弊也。

以子孫爲壽命者。於我國人心間。爲一深根固柢。牢不可拔之物。然實爲蠻野時代之產物。以子孫爲壽命之心。爲蠻野人之所皆有。但無學理以文之。其思想粗忽。而不能精緻。若我國於此事之學說。最爲完密。於此事之制度。最爲周備。故能行之數千年。人人以爲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而不可改。較之人羣壽命說。其高下。殆不可以道里計。今固不能驟然廢棄。使人心駭。惶而無所適從。然亦當漸立諸多之改良說。以救其弊。如父子之一倫。舊日蓋主父子無限說者。余立父子有限說。以父子爲無限說者。凡屬子之撫養教育婚配等一切諸事。其仔肩無不屬之於父。於是而爲父者之道。苦矣。然父母固非無所望於其子也。當其子成立之後。又必責子以供養。稍有不足。可責之以不孝。姑之於媳。懷此見尤重。係而姑與媳無之也。於是父母之仔肩。又盡屬之於子。甚或貧賤之父母。有因錢而賣其子。使陷於不堪之境者。於是而爲子者之道。又苦矣。是父之對於其子。子之對於其父。其責

任兩皆無限者也。余主父子有限說者。凡人之生子也。必有當受之義務。如撫養教育。爲父母之本責。而無可諉者也。然教養之事。或可至若干年而止。而若婚娶之事。必待其子自能成立。以其自力足養育妻子之後。其事則亦可聽子之自爲而自主之。而父母不必負其責焉。以子孫爲壽命者。非特欲有子而已。又必欲見其子之有子而後。此心大慰。此早婚之俗之所由來也。又爲子者。不忘父母之恩。而欲以其所有供父母之用。此固人情之所當然。而爲父母者。亦不必辭然爲父母者。不可存一子當養我之心。而以其子爲唯一之希望。將悉取盈於其子焉。是父子有限說之義也。或有難之者曰。若是。則人之衰老也。孰養之。是其難之也。義爲至當。余於是。有社會全體之組織說。可取其一條。以解釋此問難。曰。凡任事者。必視其勞與其資格。及其年限。而對於其相當之年齡。而有養老金。例若任學校之一教習。至滿若干年而後。至年達六十以上者。可以其勞與其資格。得若干之養老金。而至年達七十以上。八十以上。以次遞推。其作官而爲國家任事者。其得有此更不必言。凡作官者。當倣古代致仕之法。年達若干以上。受養老金而去職。其重要之大。臣有大事。則顧問之。如是。則紅頂白鬚。戶居餘氣之人。可無混國家之要事矣。或曰。然則下等人奈何。曰。凡各事業。不問其對於勞働人。亦必視其勞與其資格。及其年限。而有養



老○金○如○是○則○凡○人○之○衰○老○也○公○衆○固○有○以○養○之○矣○亦○非○公○衆○養○之○而○實○其○人○之○自○養○也○如○是○而○人○之○對○於○家○室○之○觀○念○也○輕○對○於○公○衆○之○觀○念○也○重○非○特○公○衆○之○事○可○由○此○而○發○達○而○家○室○間○亦○得○輕○其○係○累○而○有○和○樂○之○象○矣○畧○述○其○一○義○如○此○余○又○爲○定○換○用○父○子○有○限○說○之○次○第○以○爲○於○我○輩○之○一○生○不○可○不○分○爲○兩○截○即○我○輩○之○對○於○親○其○衰○老○也○不○可○不○養○雖○然○我○輩○自○爲○父○母○而○對○於○子○則○不○可○望○子○之○養○蓋○我○輩○之○一○生○爲○新○舊○交○換○之○時○代○故○對○於○其○前○不○可○不○用○舊○法○而○對○於○其○後○不○可○不○用○新○法○也○又○所○謂○父○子○有○限○說○者○不○過○爲○救○父○子○無○限○說○之○弊○而○稍○加○改○良○究○之○於○父○子○之○苦○尙○不○能○盡○脫○固○未○可○謂○文○明○之○極○致○也○進○而○言○之○則○更○有○說○也○於○父○子○之○苦○可○以○盡○脫○其○時○亦○幾○無○所○謂○父○子○之○倫父子之倫仍有之但不居於重要之位而○社○會○之○組○織○於○是○爲○根○本○之○革○新○人○類○至○此○乃○有○真○幸○福○乃○有○真○道○德○迴○視○今○日○之○必○斷○斷○主○重○於○父○子○者○真○不○免○世○界○幼○穉○之○見○者○也○則○余○請○於○異○日○漸○陳○其○說○耳○讀者幸勿惶駭此說昔時學者固以無君爲世界之所必不可行然至民權之

事明而無君之說固較之有君爲進化至今日而此理殆已爲人之所同認矣然今日尙未有立無父之說者此說出固知雖賢者必期期以爲不可余以爲毋然徐而聽無父說者所說之理爲何如孔子不云乎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亦無父說也今日之立無父說者固非僅如孔子之理想一二語可以成立但欲學者知孔子亦有此說則固可勿怖矣且尤可置一言於此曰此說出非有害於倫理乃倫理至此而一大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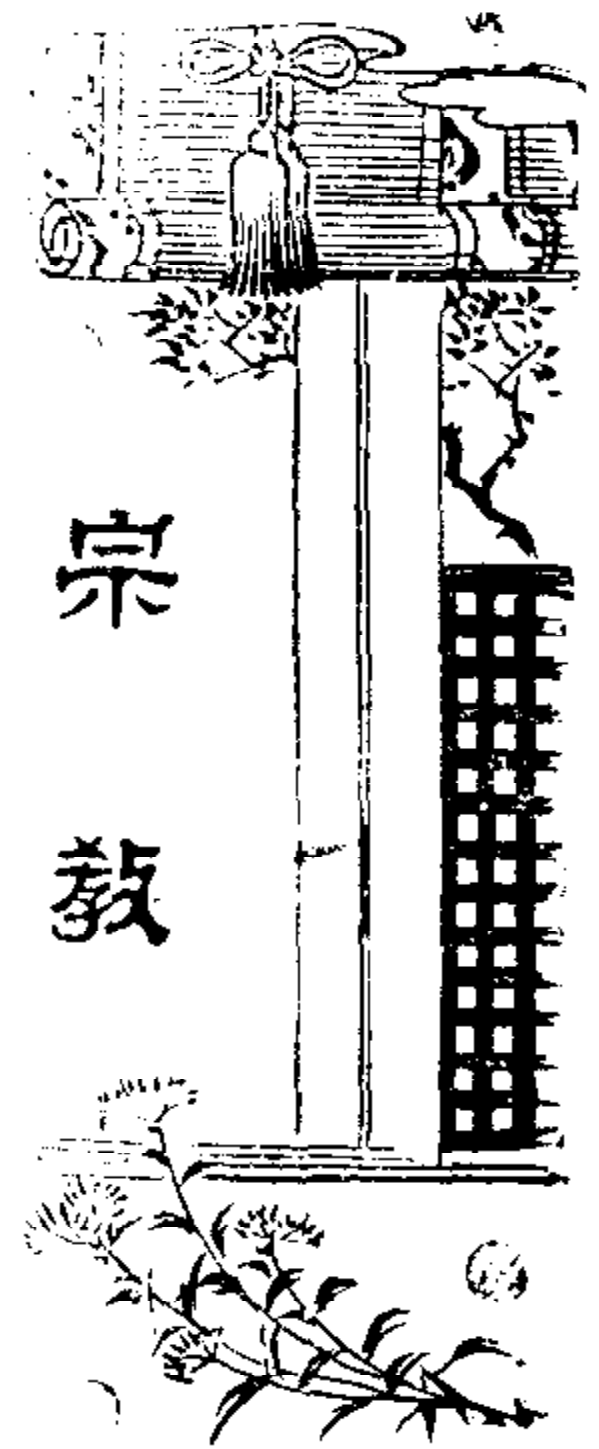
宗教

耳 又新學說尙未公行不可不守舊日固有之範圍故於今日父子之間仍當以慈孝爲道德作者非教人  
畔父棄子也若今日而有畔父棄子之人則誠梟狼之輩大有害於社會而社會所必當誅絕而無疑者也但  
欲學者於學理上更求進步知今日之倫常說尙未可謂盡美善耳

十一

(未完)





宗教

#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六)

續第七  
十一號

觀雲

## 附感生化生說

中國之言生死也。或以爲古有輪迴說。列子之所言是也。今日本人著書。多以爲列

子言輪迴說。

中內義一支那哲學史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學史島田鈞一支那哲學高瀨武次郎支那文學史支那哲學史通俗講義等

而引列子林類曰。死

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又見百歲觸髅曰。唯予與彼知而未

嘗生未嘗死也。又厥昭生乎濕。醯鷄生乎酒等語爲證。余以爲果欲附會莊列爲輪

迴說。不乏其辭。如莊子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

也。又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終若環。此從其表面以觀。殆與佛之說輪迴

無異。雖然。余以爲莊列之言生死爲化生說。與佛教之輪迴說殊異。故余以爲中國

古之言生死也有二種。一感生說。一化生說。儒教蓋主感生說者。如詩載簡狄姜嫄

古之言生死也有二種。一感生說。一化生說。儒教蓋主感生說者。如詩載簡狄姜嫄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之。事。是。也。而。其。說。實。發。源。於。太。古。之。神。話。時。代。於。神。話。時。代。言。古。帝。王。之。生。皆。以。爲。感。生。者。故。感。生。說。實。爲。中。國。國。家。種。族。倫。理。中。一。大。柱。石。又。爲。學。說。中。一。大。基。礎。蓋。今。人。皆。言。天。子。天。子。之。義。後。人。或。以。學。理。爲。種。種。之。解。釋。然。皆。屬。後。世。之。義。而。溯。太。古。之。語。原。則。所。謂。天。子。者。即。指。爲。天。所。生。實。感。生。說。也。公。羊。成。公。八。年。傳。何。休。注。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說。文。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文。選。東。京。賦。允。矣。天。子。薛。綜。云。天。子。言。是。天。帝。帝。之。子。也。穀。梁。莊。三。年。傳。文。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今。人。有。解。天。生。爲。中。陰。生。與。佛。教。輪。迴。說。通。者。按。儒。教。言。天。生。即。感。生。也。於。本。文。疏。已。明。有。感。生。說。云。云。人。之。心。以。人。治。人。其。心。常。不。能。服。若。以。爲。天。之。子。其。生。殊。異。斯。咸。尊。信。之。而。願。奉。以。爲。君。故。使。人。知。君。與。天。同。體。此。上。古。國。家。所。由。成。立。之。一。大。要。素。也。天。所。生。之。聖。人。爲。天。子。其。後。由。聖。人。之。所。生。者。得。以。所。生。爲。姓。於。是。乎。有。種。族。種。族。既。繁。有。親。有。疏。有。貴。有。賤。而。親。疏。有。別。貴。賤。有。等。以。是。爲。循。天。理。之。當。然。是。又。爲。種。族。倫。理。思。想。所。由。發。生。之。一。大。要。素。也。吾。人。仰。而。見。光。俯。而。見。土。知。天。地。之。與。吾。人。必。有。關。係。之。故。今。現。象。之。與。實。在。尙。爲。哲。學。研。究。上。之。一。大。問。題。凡。全。地。球。太。古。之。人。無。不。以。種。種。思。想。測。天。人。所。以。相。關。之。理。而。

中國則有感生說焉。由感生說則天為吾人之大父，而吾人即天之衆子。於是乎天與人之間有一實際之連鎖。以此為前提而以學理演繹之，則以為吾人之善惡無不上通於天，於是乎有感應之說。天既為吾人所不可測，則必為純理。即天必為有善而無惡，而天既生人，則天之理不能分而在吾人之心。於是乎有性命之說。天承氏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天命之謂性等皆是是又為中國學理思想所由發生之一大要素。而儒教即屬此學理思想之最完善而周到者也。由感生之說知上古言天屬實際的至孔子多改而為理論的又以為天不可知吾人以何而知天乎則必先研究人事之理蓋知人即所以知天也此誠孔子思想之一大進步若謂孔子不言天則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天厭之天厭之等不皆成曠語哉化生之說莊列主之，莊列之說每推其本於黃帝。史稱黃帝有死，生之說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度黃帝之於生死觀必有特見。今以荒遠不能知其說，而列子天瑞篇有引黃帝之生死說者。今按其言有云：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以此知老莊列有生於無之說，本黃帝矣。按黃帝之學上之無質論然則唱無質論之最古者為黃帝矣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此二句即言有生則必有死不生者非本不生也。無形者非本無形也。本不生本無形者天地之本源若死之不死死之無形則與本不生本無形之本源殊異而有死則必有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莊列之言生死則大半本此意。

宗教

四

而敷陳之者也。又莊列之近源為老子。老子書渾樸而莊子之知北遊篇引老子之言生死詞約而義至廣。其最要之語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今為解之：精神生於道者，吾人精神之本原則所謂道是也；形本生於精者，形本即軀幹，吾人之體軀則精神之所生也。萬物以形相生者，遺傳生是也。僅此三語，殆包括哲學學理之一大部。老子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雖然，黃帝老子之言今見於莊列之書，則不必問其果為黃帝老子之言歟，抑莊列之所託辭歟，而皆視為莊列之於生死作如是言可也。猶之孔子述堯舜說今皆可視為孔子說莊列之言生死也，以學理言較之感生說為一大進步。感生說於神話時代無學理之可言至孔子始有學理耳然其說祇行於一部之學者，其範圍甚狹，而不如感生說之大有影響於社會間。漢時已脫離上古時限而漢高祖之生猶附會感生說其在人心間之影響可知然余以莊列之言生死為化生說，而與佛教之言輪迴說殊異者，何乎？蓋佛教之言輪迴也，以為由於吾人所作之業，而業為吾人之所自作，即輪迴為吾人之所自轉，而莊列則以為一大造之機，在故萬物之生也，不得不生，萬物之死也，不得不死，所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是也。於是竊欲借阿里士多德之四種因說以說明之，四種因者材料的

形式的活動的究竟的究竟的即目的。茲勿論外。而取前三種以言莊列之理。則所謂萬物之種有幾。莊子至樂篇種有幾列子天瑞篇同種之總體即材料也。種之類別若蛙蟻若程馬則形式之異也。而取此材料屢變其形式而活動之者造化機也。萬物皆由造化機之一大橐籥而成。然或有生而無死。有死而無生。則材料當有時窮而不足於用。故生必有死。死必有生。死則返其材料於造化機。謂之反真。而生則其材料復由造化機而出。不過變其形式已耳。然形式雖變而材料則一。故今日為人。明日可以為牛。為馬。為種種一切之物。而還可以為人。以是人之與物。我之與人。皆可相忘於無何有之鄉。此以表而視之與佛教之無我同而其本原之理不同夫以有造化機之一大本原在。則造化機為主動者。而我為受動者。而吾人於生死之前途。一無可致力。而但當聽命於造化機之所為。故由莊列之言。則吾人所恃以為安心立命者。莫要於委心任運而順自然。莊子養生主篇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大宗師篇云。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鑊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畧舉如此。餘不悉載。然此為佛教之所不許。蓋佛教因果連續。未來之果。即為現在之因。之所造。故吾人於現生。決無可委任之理。即生前有不可不修之禪。定是也。又

佛教之無我輪迴論

五

由莊列之言則古代中國之所命孔子用之與希臘之所謂命與中國之言同其說皆得成立蓋不得不聽命於造化機者即命也列子有力命篇楊朱尤傾於命說而由佛教則所謂命之一說不得成立袁了凡初信命說雲谷禪師駁之乃悟何則吾人固不能不為因果律所限似若有命者在然我之所以有此因果者皆由我自作之業則雖有命而命即我之所自造非於我之外別有一物焉操至高無上之權為吾人之所不能不從者故謂佛教為有命說寧謂之無命說又由莊列之言可謂之有宇宙論蓋有天地陰陽而後有萬物萬物即為天地陰陽所造出之物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由莊列之言則萬物直造化之一玩弄品耳而佛教則於萬有之上不立一主體而主法無自性眾緣所生即轉輪迴亦屬因緣所生法中之事視莊列之言造物猶不免陷於一因外道之論故當謂之無宇宙論此佛教與莊列異點之所在也今試畧舉莊列之言以證莊子大宗師篇云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此所謂化即化生之義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即上所謂形式殊異材料同一之義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等語意莊列多有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上所謂以造化機為主吾又何惡焉。又子來有病。犁往問之曰。偉哉造化。將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即命之說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又刻意篇云。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道。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又知北遊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又同篇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同意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列子天瑞篇云。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又同篇云。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莊子至樂篇同周穆王篇云。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按此物爲造化之玩弄品而非萬物之所得自主莊列之言畧如此。餘相似者多不及載。此非由其表面觀之。近佛教而其根本固自殊異之證哉。由是之故。故佛教及於人心之影響也。大而莊列之說。於人心之影響也。微蓋如莊列之所云云。則吾人善惡之與禍福。其間無一連鎖。莊列論善惡之言故寡而茫茫焉。任前途之所遭。故一變而楊朱之快樂派生。此固由莊列之說。其理所當至於此也。而如佛教所言。則善惡之與禍福。打爲一片。而不可離。故以人心上之效果而言。莊列蓋遠不及佛教之偉大。雖然。莊列之言。以之實驗。殆悉合。余嘗讀赫胥黎之進化原論。有曰。今假有一馬於此。當其生也。則食草葉菽麥。及其他之植物。以發揮其動力。而保護其生命。然此草葉菽麥。及其他之植物。又以何物而營養其自己之本質乎。則不外吸收其土壤及空氣中之水炭酸阿母尼亞等之無

機物。而及一旦馬之死也。經種種之變化。以至腐敗。於是其骨變而為炭酸及硫酸石炭。其肉及其他物。變而為水炭酸阿母尼亞等。其當初所吸收之物質。復歸於無機界而還原。莊列謂之反真歸真莊子大宗師篇云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天瑞篇云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而又為植物之所吸收。以成植物之本質。而植物之本質。或又以供他動物之食用。由是言之。有機體者。從無機體成。而有機體復歸於無機體。無機體復成爲有機體。如是永劫循環而無休止。然則吾人之體質。庸獨非昔日死絕動物之一部分。入於無機體中。而又從無機體出。而爲今之有機體乎。此即近印度古傳所謂輪迴之理者也。云云。赫胥黎亦尙不知我中國有莊列之化生說若知之則必引是則莊列所謂青寧程馬鼠肝蟲臂之怪說。一證以此。而其理亦已可解矣。又今科學家言物力不滅之理。郎烏齊 *Lavoisier* 氏以爲物質者。萬古存在。巨無限之未來。永得保續。而無消滅之事。吾人所見爲消滅者。惟一物質集合之形態。變而爲他一種物質集合之形態而已。此即所謂物質不滅之規則也。又麥埃爾 *Meyer* 氏及赫努霍治 *Heimholtz* 氏發明物力不滅之規則。其言以爲凡於一系統中。所有諸力之總量。若非受外來之感動。則其力之量常同一。無新力增加。亦無舊力

消滅之事。惟以此力變爲他力。一形態上之改移而已。而宇宙之一系統中。蓋即不受外來感動之力者。故得適用此物力不滅之一規則云云。無論今時科學之言。其精實固非莊列所能及。然固可與莊列之言相印合者。惟科學家之例。但言可知之事理。而不言不可知之事理。故造物非其所論及。而莊列則更言有一造物之本原耳。要之莊列之言。生死也。於我國古代實別出於感生說思想之外。而與感生說呈兩相對待之奇感。生之說。我國學者夙已定名。而莊列之生死說。尙無一定名之詞。定名本屬學問上一至難事。余姑名之爲化生說。今畧引莊列之言以證莊子大宗師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又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云。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又天地篇云。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一府。生死同狀。又至樂篇云。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又曰。死生爲晝夜。吾與子觀化。又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列子天瑞篇云。故常生常化。又曰。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

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以上畧引其言。此余名莊列爲化生說之義之所由取也。若夫輪迴之說。竊以爲始自佛教輸入之後。晉書載鮑靚生五歲。自言前世本曲陽李家兒。其父訪問之。皆合。此蓋自西漢後佛教漸盛。於是民間有輪迴之說。而其源固非出自莊列也。道家之說一變而爲修煉。蓋有名之爲長生說者矣。

(未完)





## 宗 教

###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中國之新民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尙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參觀本報第十九號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聞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爲也。雖然吾以爲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爲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觀歐美人

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不謹而末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鑄羣生者。吾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尙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焉。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



罪尙過於謗佛者。一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真智。求真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爲有裨乎。爲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探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爲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必以爲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爲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渡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 二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其自

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由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証阿那含果而証斯陀洹果而証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即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爲凡夫與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眞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那含。尚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即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主今未成佛者也。其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吾不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以成佛爲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苦」。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

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藐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別。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小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歆世俗。此甯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嚮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爲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歆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廣遠。豈復可思。

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 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揭。彙也。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鞫訊。然則受鞫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曾何足貴也。故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衍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具足者也。惟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為景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

埃及人木乃伊術。保全屍體。必有所為。殆令為將來再生永生地也。又按景教雜形以言魂者甚多。即如所言亞當犯罪。其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於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教。不可謂之衍魂教也。

○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峭緊嚴悚。於度世法門。亦自有獨勝處。未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圓滿。固不如佛耳。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瀏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曹焉曹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為。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其畏。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躡躡。」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西人於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純理哲學應用哲學。純理經濟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瀏陽仁學吾謂可名為應用佛學。瀏陽一生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瀏陽步趨瀏陽者。亦當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教末由。

五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教者。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教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

而已。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故他教雖善。終不免為据亂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決無流弊也。

六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恒在他力。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不以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此義者。實佛教中小大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焉。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七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輩唯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及成唯識論。也。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

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  
 業。識。熏。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其。屬。  
 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熏。積。相。結。而。爲。此。器。世。間。佛說有所謂器世間。有情世間。一指宇宙。一指衆生也。其。特。別。之。  
 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別故。故爲各各。自。作。而。自。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  
 熏。焉。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  
 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  
 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嘻。知。此。  
 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時。其。  
 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諉。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  
 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  
 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  
 苗。而。我。復。灌。溉。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爲。然。也。一。身。亦。然。  
 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熏。染。受。而。化。之。旋。復。以。熏。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真。

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尚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爲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滅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無歆羨無畔援無罣礙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中國先哲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洵侷乎遠哉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卽曰謗佛吾仍敢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瞻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即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嗜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甯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 宗 教

###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中國之新民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緒論

著者識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淳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於保國之範。

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嗚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刺伯之回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

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 第二 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爲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爲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魂靈爲根據。以禮拜爲儀式。以脫離塵世爲目的。以涅槃天國爲究竟。以來世禍福爲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穌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即信耶穌種種奇蹟是也。佛教有起信論。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群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群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爲宗教家。何損於。

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概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可謂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惡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云是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艷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為此之為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群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

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爲尊榮。今則帝制自爲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于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爲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寢衰於歐洲。而寢盛于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

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干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斬。於。一。耶。穌。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爲。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秀。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河。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



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若特立國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為最要。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自由之理論。此為最要。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有兩教門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靈魂也。凡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于人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軼轍。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畫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固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紀之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于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紀曉嵐。阮芸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獫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爲者。無他。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

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闖。溢。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爲。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爲。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爲。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非。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繩。索。之。於。繩。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疑。矣。萬。一。番。辨。此。辨。者。有。處。

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眞。理。之。終。不。能。銷。道。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甯。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爲。蝦。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于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譏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

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爲杞人也。

###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爲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群之何以爲群也。國家之何以爲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

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爲教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教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 第八 論當採群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闢其門。而恢其域。揖群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亦不得事一夫焉。彼佛耶天土地下。惟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

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爲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爲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爲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爲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探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爲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爲然耳。即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爲益乎。爲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群。教而爲我輩遵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濶從

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  
 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爲也。

### 結 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爲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  
 人得毋有惡其反覆誚其模稜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  
 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  
 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  
 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  
 民之恩我



## 宗 教

###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中國之新民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即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即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恒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所長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敝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所短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長。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為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思想并無之人雖尤多然。其恃哲學以任者則殆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為之。

也。維廉濱開闢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為性命。視軀殼為犧牲者。宗教思想為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為產。不娶妻而以國為妻。宗教思想為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復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妮妮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略其趣味者然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憂憂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為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挪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蘇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為之祈禱。蓋景教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退之曰。吾不信耶教。毋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望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為用也。心學者實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无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國。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繼。而最上希望之蠱者。曰「失望」。當希望時。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之生涯。

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孳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爲責任之所不容諉。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無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口中掀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己不裁。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覩達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覩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懼。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自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

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者，無忌憚。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關，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

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願。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眞。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即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警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

可。一。不。可。再。之。事。業。罔。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 宗教哲學

### 宗教心理論

無名氏譯

一。宗教即是心理的現象也。

苟欲講明宗教之本性者。不可不以此爲其起點焉。禽獸之頑冥不靈。其無宗教固也。抑彼生息於遊星以成別世界者。其心性作用與吾儕人類。果有同者乎。則亦必有與吾儕同之宗教矣。要之人類者乃宗教之主體也。舉凡一切宗教現象。皆不外於心理的機能之發現乎外者而已。

二。宗教必有客體。不有客體。則不成宗教。

所謂宗教之客體者。必可以超絕於其主體者也。世固有以主體直爲客體者。若本心、良知、明德、理性等之類是也。然如此則所謂道德。非宗教也。抑人亦謂彼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豈非客體不必超絕於主體之明證乎。此未深思耳。夫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之體性。乃跪拜禱祀以爲寓

於其內之靈者神者也。此則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而其實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矣。然則此超絕於主體之客體當名曰何。曰所謂神也。然則如彼佛教主張無神之說者也。而可曰宗教乎。曰佛教固非無客體也。蓋佛教者以無爲宗。已以無爲宗。則似無客體。然其所謂無者。實爲世界之絕對根本。亦爲成此世界迷妄之因。一也。已爲迷妄之因。即爲現象世界之本體。二也。復爲絕對解脫之所歸。即爲世界經過之目的。三也。在迷妄中。真實常住者惟無也。而道德世界之秩序由此維持。四也。夫此四者總足以爲宗教之客體。而佛教之無。不即神乎。佛教豈得謂無客體乎。亦豈得謂無神乎。

三。宗教的世界觀。必與理論的世界觀互有關涉。理論的世界觀者。哲學上所立之世界觀也。宗教的世界觀者。宗教上所立之世界觀也。世界觀者總括神之實體。世界之終極。人類之命運等而言之也。天下宗教方其盛也。必與當時理論的世界觀一致無間。不相逕庭耳。新宗教之興。必得此一致而興也。舊宗教之衰。必失此一致而衰也。此亦萬物進化之一理也。凡天地間有生

之類。不與其境相適合。則不能保其生存。未有不與其境相適合。而能保其生存者也。宗教豈獨不然乎。乃理論的世界觀。新開生面。奮迅進前。而宗教的世界觀。瞠若乎後。不足以追其後塵。而宗教衰矣。天下人心。於舊宗教不能滿足。乃轉渴望新宗教之出焉。而舊宗教益衰矣。夫其初之。不滿足於舊宗教。而渴望新宗教者。止社會之少數者耳。乃及其後。此少數者。漸漸增加。遂成社會之大多數。而宗教革命之氣。運澎湃怒號。如海潮之進而來。勢已至此。而欲無宗教革命之變也得乎。

四。宗教的世界觀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鬪爭。則必有一種新神學出乎其間。必任調停之勞。此乃宗教革命之階也。

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離隔之舊宗教。不可以久立於世也。於是乎新神學興焉。乃其所任。則在援舊以合新。藉以調停新舊思想之衝突。藉以保全舊宗教之破滅。良苦之至也。然是一時彌縫之策也。終非永久之計也。何也。彌縫之策。其所終局。唯生二種之結果。即不將舊宗教全歸破滅。則為新宗教開拓厥路。不出乎彼。必出乎此。不出乎此。必出乎彼。要唯有此二果而已矣。耶穌聖人不云乎。以新酒盛諸故囊。則

故囊必烈矣。今也以新思想注入舊宗教。是亦以新酒盛於故囊之類耳。惡保其不破滅哉。

五。世界觀者宗教之部局也。非其全局也。故理論的世界觀。雖能破滅宗教。而其代宗教則所不能也。

宗教之全局。謂之宗教的機能。而世界觀者。特不過其一部局耳。原夫宗教的機能之爲性。有感覺的感情焉。有美妙的感情焉。有神秘的感情焉。有道德的意志焉。有願望的希求焉。其高大也。如鵬之搏扶搖。羊角而上。薄乎雲漢。翔乎大空。殆有解脫塵寰與神懷抱之概。其美妙也。極樂淨土。忽地現前。天上天下。八面玲瓏。七寶莊嚴。映乎吾眼。微妙音樂。響乎吾耳。洋洋乎有神人相和之樂。水火劫運。滅此世界。億兆生靈。號泣大哭。恰如大宅。四面火起。欲救無術。欲逃無路。而彼救世者。忽乘雲而見於天一方。舊世界毀而新世界成。其悲壯有如此者。虔信之極。殆疑此身在人世外。萬籟寂寂。萬感歛跡。忽然開出自然之祕密藏。得不可思議之感悟。約翰瞑目而身已在天國中矣。釋尊入定。而海印三昧斯現矣。其神秘有如此者。嗚呼。若此者豈獨

理論的世界觀之所能包括哉。故欲以理論的世界觀代於宗教者。即是欲以乾燥道理直代豐富宗教者也。即是欲以部局直代全局者也。即是欲以星學直代天體者也。即是欲以美學直代美術者也。斷乎知其不可矣。此所以理論的世界觀能破宗教。而不能代宗教也。

六。宗教的世界觀成宗義學。而理論的世界觀成宗教哲學。宗義學則進入宗教哲學之門也。

宗教哲學。固不能以代宗教者也。然必可以代宗義學者也。蓋宗教學取其材料於一宗教以成之。故其規模偏狹。多不合理。而宗教哲學異是。以人類最高之宗教的意識爲之材料。而事實必本乎科學。組織必由乎推理。故宗教哲學則少數既覺者之所由。而宗義學則多數未覺者之所由也。宗義學則入於宗教哲學之門戶。而宗教哲學則其堂奧也。乃知宗義學得宗教哲學。而廣大益加廣大。精微益加精微。一其賜耳。嗚乎非宗教哲學。其孰能率天下宗教令之入真理之殿乎。

（未完）

